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 頭 記

(九)

曹 霽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九)

曹 霏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楚辭騷
五試情繁



薛姨媽
語慰癡婢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順勢而下

以上收過甄夫人一邊

以下接寫寶黛二人，事卻從紫鵲落墨，是文章旁面寫法。

先將紫鵲衣飾一寫。

此段雖二人之事，即以爲紫鵲，正傳亦可。

說來句句近理，寶二哥那不墮入元中。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裏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分付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作鍼綫。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下得有分寸。」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著青段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何苦又動手動腳留神些。」說道：「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著。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嚼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分付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頓心拳說著。便起身攜了鍼綫進別的房裏去了。紫鵲娘真粧得儼然未免太惡矣。寶玉

千思萬想四字中將自少及今從頭至尾一切情事一

道理過矣真個悔又不知如何

是故曰不知如何是雁眼中看出

寫來如畫妙在從此等言語但從千

思萬想中激宕出何來其如聽者不解雪雁心中以為受

姑娥委曲可知寶

玉之受委曲者非

一次矣旁觀固甚

清也

不緊接正文即論

借衣一事作一小

波折是文章急脈

見了他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著竹子發了一回。獸如畫因祝媽正。在那裏挖土種竹。掃竹葉子。照上文分派園中一層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吾為寶哥可憐。直獸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癡。情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接棒妙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託著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卻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裏。作什麼。此種形景。實不能不動旁觀之疑。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獸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雪雁自是。可兒問得。劈空妙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答得亦妙。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紫鵲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閒閒引入。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裏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是送殯所用。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

將前回趙國基死
後領銀一事應妙
在從雪雁口中敘
出使筆墨無痕
雪雁數語如見趙
姨肺肝天下固有
此怪氣之輩然趙
姨之爲人可知矣
勿以事小而忽之
然吾見借物不肯
者多借他人爲推
託之詞不自雪雁
始也

著此一節以疎文
氣饒有別情是文
章之善於穿插也
當雪雁與紫鵲言
語時須知紫鵲一
面對答一面作鍼
綫也真不肯草草
讀過亦不可草草

只尋常數語可知
紫姑娘於寶玉之
心即可知林姑娘
於寶玉之心
雖是紫姑娘無聊
搭趣之談卻與前

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誤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這
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著你他這會子就去
麼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雪雁道
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裏哭呢捷入正文鬪樺紫鵲聽了忙問在那裏
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好地方好形景紫鵲聽說忙放下鍼綫接上文手裏作鍼
綫五字來又囑付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著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
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
裏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
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然則教衆姊妹守過你一生一世不成我
所以想到這裏自己傷起心來了所慮者多紫鵲也便挨他坐著挨字妙寶玉笑道方纔對
面說話你尙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著駁得妙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
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了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
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著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
我想著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喫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
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
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

趙姨媽沖斷寶黛
言語事作一照應
何細密乃爾

原來趙姨媽前番
沖斷之言爲此數
句

俱是閒閒問答之
語

在紫鵲爲試心語
在寶玉是頂門鍼

寶哥聽此六字比
受風寒暑溼還利
害呢

該出閣時四字真
又是一把快刀猛

刺入寶玉之心
有情有理說得是
極寶哥將何詞以

對耶
查黛玉是己酉冬
初入榮府時方十

二歲至是癸丑年
已五個年頭矣
說到此層使寶哥

幾乎無一錢可轉
身處○吾亦爲寶
玉一念真耶假耶

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樣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
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喫慣了。喫上二三年就好了。抑知挨不到二三年。耶紫鵲道。在這裏
喫慣了。明年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喫這個寶玉聽了。喫了一驚。忙問誰家去。事不關心。關心
者亂。紫鵲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
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誣。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
大族。大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
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
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誰知竟在賈家了。結可嘆。林家雖貧
到沒飯喫。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恥笑。所以早則明年
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再擲此一層。使寶玉心血直噴出來。前日
夜裏。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
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裏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
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心已死矣。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
你呢。誰知在這裏。紫鵲笑道。在這裏問姑娘的病證。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
他去罷。說著。自己便走回房去了。卸去紫鵲晴雯。見他。跌跌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
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

吾亦不得而知之
別人頂缸紫姑娘
其不願罪過耶

形容逼真

吾恨紫姑疑此時
竟置身事外

逼真是老嫗操作

老成人之言如此
誰復有不信者

寫出情急光景從
紙上活跳出來

情急時卻有此等
稱呼

此三行書語作一
句讀寫出心忿情

急之狀

作者特十二分寫
出黛玉情急光景

與上文寶玉失神
對看失神如彼情

何太此等何夢夢
也○此等何夢夢
寶黛二人之心真
可謂髮無或問

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是失神光景
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喫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
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嬖嬖來一時李嬖嬖來了看了半日問
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著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
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嬖嬖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擡頭放聲大哭起來急
得襲人急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如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
先哭起來李嬖嬖搥牀搥枕說還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如畫襲人因他年
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
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服侍黛玉喫藥也顧不得什麼便
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
管了說著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急又有泪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著了忙
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也直了
手腳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說不中用
了那裏放聲大哭只怕只會子都死了急得怕人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
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聲大嗽
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擡不起頭來真個種子紫鵲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

矣其平日之你疑
不知越貼切到十
二分者越要防備
到十二分也

此時薛姨媽亦來
矣故下一等字包
括之省卻如許閒
文

是可頑也孰不可
頑也

然則太君於此因
其情而善處則黛
玉當不死而寶玉
亦何至出家耶而
太君何終夢夢也
然則殺黛玉者太
君也

姨媽照常論事絕
不模稜賈母自無
他疑則聽言當以
理察亦未必無謬
然則姨媽此言只
知其一耳
從一林字生出文
義來亦妙

喘息了半响推紫鶯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情急語紫鶯哭道我並
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
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自是知己紫鶯聽說忙
下牀同襲人到了怡紅院也著急了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裏了簡捷賈母一見了
紫鶯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鶯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
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鶯方阿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了心來賈母便拉
住紫鶯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鶯命他陪罪太君何夢夢也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
鶯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病根在此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鶯說要回蘇州去
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鶯道
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
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
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
大人也要傷心將女兒斷送他家姨媽復又將誰管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
萬安喫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著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瞧哥兒來了賈母道
難為他們想著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家便滿牀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
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寫心病人如畫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

不得不作是說實
實從心坎中流出
也

真是傻孩子想頭
寫太君溺愛處亦
無筆不肖

忽寫出一個傻孩
子失心迷魂的光
景作者真能觸手
生春

此等情景不知作
者從何處想出來
真是奇文

只是複前文拉住
紫鵲死也不放八
字再爲一提不是
放了又拉住也

沾筆著一似字的
是醫生口吻

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分付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車。便指著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裏呢。賈母忙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裏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好看王太醫也不解何意。必有之事起身說道。世兄這證乃是急痛迷心。一語已著。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血氣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證。上二句實此句是主。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喫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蓋其心專一於謝禮一字。

涉筆成趣以疏文氣

百忙中偏有一王太醫閒中取笑

宋慈即在怡紅院當差者

寶哥雖亦會放刁究竟事在心頭也
應前五十五回湘雲為時氣所感云云而已愈二字又緊接此回開卷處漸愈二字來

也。賈母與眾人反倒笑了一時。按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的。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著他。另將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林妹妹關切之至。這晚閒。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紫鵲可謂無苦討苦喫。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祕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鵲自那日也著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鵲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做和尚。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證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嚇我。紫鵲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鵲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裏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紫鵲著實多事然
其心可嘉也
此亦擬議之詞然
紫鵲心中亦不能
不代林姑娘防著
急切裏恨不得將
心剖出來
除卻賭誓之外再
有那一句好說
胸中無限躊躇只
兩句已和盤托出
紫鵲娘真有心人
前番念借廟詞以
戲言挑之這番告
訴以正言詔之愛
主及僕嘖彼小星
亦何滿心滿意
紫鵲娘胸中另有
一種想頭寫來與
鴛鴦人等不同
真是才人筆下無
所不通
寶玉之心亦於數
語中和盤托出矣

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又是一驚。此驚卻也不小。紫鵲笑道：「年裏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豈敢你比我更傻。不道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麼。先時我發誓賭咒，嘔這撈什子，你都不知道麼。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嘔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就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真個有冤沒處訴。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情之固結一至於此。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裏著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著什麼急。詰問得妙。紫鵲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裏卻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裏。我若不去，孤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了。天下竟有自傻而說人傻如寶玉者。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聽兒的話，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斷斷得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

一面小菱花可效
樂昌故事無如破
者得以重圓圓者
反同永破

叫林姑娘如何答
你

此又紫鵲代寶玉
探姑娘心也

鵲兒口中之言無
一字不是姑娘意
中所欲言而不得
言之言紫鵲丹忱
素願求之鬢眉中
亦難多得

層層簿畫無一面
不為姑娘想到如
紫鵲者吾當鑄金
事之

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裏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攔在枕頭旁邊睡著，好照文章餘綺，明日出門帶著也。輕巧是意，慧情牽紫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證，多哭幾場，都是替還眼淚。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賈母章法細密，夜間人靜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咱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裏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紫鵲娘春心動矣。」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這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妙在自言自語以動他心也。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誰知老太太尚在林姑娘物化矣。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慮得周到，豈知老太太在時還不能靠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了。不日，日而日夜紫鵲娘固注意於夜者乎。甚至於憐新棄舊，反目成仇。

紅娘謂鴛鴦對別人巧語花言背地裏愁眉淚眼可知佳人心事古今一轍

說來俱是一定之勢一定之禮

此等對答真天仙化人之筆

試問鴛鴦如何叫為非作歹

赤心事主費盡苦衷傷者傷己之命感者感鶻之言也只得以一淚了之

以上將紫鶻一段文字結住

以下遞入薛姨媽生日一事作引入岫烟定親一段

按三十六回末明兒是薛姨媽生日云云

時方交壬子夏末秋初也今云生日時在暮春是作者失於檢點處

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恐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何嘗不拿定主意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喃喃不休的是一個會事丫頭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違心之言亦強塞之言紫鶻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裏留神並沒有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喫了虧又有什麼好處亦復可憐說著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不知又還多少眼淚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喫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付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鍼綫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會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喫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寫生日正文只此數句已足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荆釵裙布的女兒是其身分便欲說與薛蟠為妻不配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踢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吾亦云然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的評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

著荆欵裙布四字
此書中無再有一
人能當此四字者
邢夫人一生左性
亦是全書中有一
無二之人

鳳姐用此事在賈
母身上真狡獪

婚姻以大富而成
窮蹶之上不能寬
佳麗矣噫

至此方點出岫烟
之父名邢忠

焉有不妙之理亦
焉有不妙而且極
之理

太省則吝太費則
侈其弊一也

薛蝌岫烟絲蘿相
附這叫做才子佳
人信有之

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左性人偏會面面。籌畫到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總擡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著。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分付道。我們家裏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此九字真得制禮之要。把他兩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尤氏亦是識竅人。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寶釵也。一個小姑子。寶琴也。又何妨。

迎姑娘不見面卽
於那姑娘事帶照
一筆老實二字是
迎春一生受虧處
那姑娘之福十二
釵所不及者
笑喚笑問寫出釵
之於岫極是有心
低頭不答寫出單
寒可憐之況
那姑娘依人苦況
向寶釵傾倒而出
之具見平日知己

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那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
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共處閒
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亦情所必然。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
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醜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
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奇談于女兒分中平常。
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再敘一筆。迎春是個老實人。
連他自己尙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
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
是多心閒話之故。寶釵厚道。補前文所未敘。如今卻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們親事岫
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特表出二人相得。這日寶釵
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
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很。你怎麼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
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
這樣沒心沒計了。此層著實要疑。岫烟道。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
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
西。能著些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

為寒士寄人籬下者同聲一哭

欲安頓岫烟卻先為蝌兒盤算一番探姑娘畢竟是有心人

於燕語鶯啼中忽聽哀鴻一曲悽惻動人作者筆端信無妙不臻矣以諧謔作收殺絕妙文情

薛姨媽到黛玉處從岫烟親事說入何等便捷日後結果誰知林姑娘與薛姑娘都不能及刑姑娘

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裏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裏卻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喫。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弔錢盤纏。事到其間不得不爾。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裏。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裏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精細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裏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丫頭送來。我那裏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我為之感激。淚下。不然風閃著還了得。但不知當在那裏。善於體貼。岫烟道。叫做什麼。恆舒是。鼓樓西大街的。此句書中之眼。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好。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著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

姨媽雖大概議論
已爲二人現身說
法

誰知兩個姐妹一
個拴著一個拴不
著若在此時又不
能預定他那個拴
著那個拴不著

卻是母女閒情至
之語然何以置鞏
卿耶

著實有些過不去
非林妹妹眼孔淺
也

媽媽二字叫得親
切愈使林妹妹難
堪
到底老成人公道
之言

女孩兒家那裏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綫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著海國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際將敘黛玉燭事特作提唱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綫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不堪爲林姑娘聞著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裏笑說咱們走罷活畫嬌女兒形態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著寶釵不堪爲林姑娘見著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其感宜生也他偏在這裏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著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你知我心裏更疼你呢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裏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裏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卻有此種實情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娘姨媽若

此等處或復有之
莫竟作姨媽向林
姑娘討好一邊看
忽又轉哭為笑乃
是哭不出而笑耳

一面伏著一面攙
著其情景如在目
前

一面要抓他一面
用手分其情景如
在眼前

然則日前琴姑媽
初到時太太之可
惜果然為寶玉起
見乎

果如媽媽所言則
天下有情的都成
了眷屬子皆樂矣
然馮小青云彼陰
曹姻緣非我如
意珠欲名士傾城
一朝併合庸可冀
乎

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喃喃可聽。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又開下妙文。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那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寶釵亦工於調謔。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讓你細想去。真善於謔。說著，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嬌態可掬。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攬著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攆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那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踢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直刺林妹妹之心。前日我說定了那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指琴姑娘也非指寶釵也。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誰知後來竟有許多想不到的。我想寶釵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妹妹之心，若曰：阿呀，我的娘，但願如此。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著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

此答實妙否則姨媽其又何說可說乎

此亦是一定道理惟老成人能推原得出來

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著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兒去了。紫鵑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著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日前之虛心病發矣。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收殺得妙。又引出一個湘雲來。手裏拿著一張當票。鬪前棒口內笑道：這是什麼帳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薛家是開當舖的。故母女皆認得。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裏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獸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豪華富貴自然不識當票。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裏知道這個那裏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獸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獸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舖也有這個不成。奇談亦妙。談衆人笑道：這又獸了。天下老鴿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裏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

寫出寶釵機變

仍續到當票一邊
作一番議論繳足
上文寶釵私語一
番文字

湘姑娘亦多事阿
默

是真直性人作爲

下半回自薛姨媽
生日起至此都爲
岫烟作一正傳從
中撮入黛玉認姨
媽作娘一節以繳
足上半回餘波真
細緘密縷之文

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帳的。香菱拿著。哄他們。頑的。極會揀飾。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裏。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是岫姑娘。媒人。想是要。媒錢的。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裏。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裏。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著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裏。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了。想見。依人之。苦。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著。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著。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荆。軻。聶。政。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裏。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可。人。語。寶釵。道。明日。再。商。量。說。著。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紫鵲拒斥寶玉。暗伏黛玉死後。不睬寶玉情事。

紫鵲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獸。詭言試寶玉。致寶玉痰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

借紫鵲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不漏。又即借喫燕窩。說起明年。

回去絕無有心痕迹。真是天衣無縫。

寶玉發歎。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鵲。則紫鵲無由尋試寶玉。鬪樺處自然無迹。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寫痰迷人如畫。

寶玉向紫鵲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襯。後來一死一生。

紫鵲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自己說。故借紫鵲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綫畫出。夾敘邢岫烟事。旁襯黛玉之婚姻無就。

寶釵替邢岫烟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愚。呆衆人之勢。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理。

黛玉與寶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綫者。寶釵與寶玉。是已拴紅綫者。故卽于薛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個。隨後又插入紫鵲。是紅綫不會牽帶者。

寶釵先說薛蟠。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玉。便不唐突。紫鵲試寶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寶玉。皆反襯後文。

大某山民評曰

紫鵲身上一抹。低聲囑其尊重。凝睇相看。身已半許。寶玉發一回怔。不是不省。正見弗肯莽撞耳。

寶玉坐在桃花底下。尙是季春時候。卻與五十五回。時屆季春四字合樺。

典號恆舒。于歸之時。財已不舒矣。邢岫烟真是貧星照命。黛玉苦緒熱腸。有觸即發。不能少忍。須臾紫鵲翊戴。更無他志。惜姨媽不諒。反使抱慚而去。然安知非爲愛女計。故假作癡呆。聊用諧語相卻乎。此回寫寶黛二人之情。純乎從紫鵲一人身上結撰而出。而紫鵲之真心事主。亦刻露到十分。卽以此回爲紫鵲作傳。亦無不可者。此回仍是癸丑年春季春事。

杏子陰假鳳池靈鳳



香齋
真景
理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以下接賈母等入朝隨祭一節帶敘薛姨媽入園分派十二女戲子等事作一段過脈文字賈母斷無出門之理今有太妃之薨以命婦兼國戚者必須隨祭送葬也作者真能無義不搜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按住不題。結過上回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太已薨。前無明文作者漏筆。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以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微旨讀者須會自得。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姐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嬌母雖去。然有時亦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媽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託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點眼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以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

姨媽如何入園住借賈母等出門託其照管一層寫薛姨媽入園住處先將各處原故盤算一回使其不能不住黛玉處

主人不在家中自有此等情節
是大家下人通病的確有此三層

發遣女戲子亦是
正論

此數語已參活筆
爲後文分派埋根

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鬢輩。一應家
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尤氏作爲
一向如此。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
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
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灑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
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暫權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
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
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
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
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
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
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
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氣。如今雖有幾
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
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親來
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

卻有此數層

閉至本回後文小
且藥官知已早死
除卻分派園中八
人外惟且脚論官
小生寶官正且玉
官想皆有父母領
回去也但歸官一
去齋兒將何以爲
情耶或有別法以
處此

梨香院中姓醜弄
鬼歷有年所乃丟
開本技藝學女工
誰謂小妮子無有
知事者

出。去。又。轉。賣。了。豈。不。孤。負。了。這。恩。典。亦。通。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册。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他。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卡。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有。三。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願。去。者。三。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自。請。女。伶。分。派。諸。人。之。後。又。開。出。後。半。妙。文。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梨。香。院。從。此。寂。寞。矣。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鍼。繡。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鍼。繡。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下。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邱。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

以上結買母筆隨祭一段過脈文字以下另寫藕官焚紙爲芳官作傳

又將梨香院衆人表白一番爲後來許多事張本

點醒時令清明祭掃亦是大禮故寫數句以應時景

一幅春園即事圖

蓮蓬而入

寫景如畫令我神移自是詞人吐屬誰云公子不解風雅者

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再接上文總提一筆。各丫鬢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將梨香院內服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便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祝。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樞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事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寶哥一遞便有文章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裏。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杖。鞞著鞋。走出院來。是病後形狀。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荳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鬢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看。黛玉起身拄杖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

園中人大抵如斯
豈止一岫烟耶
春女秋士同聲一
哭

情深之人必無淺
想讀此數語我亦
感慨係之矣何得
以默目之耶
古之傷心人別有
懷抱
奇文妙景兼赴一
時是又何爲者

寶公子於此等事
最肯張羅
蓋夏婆子也

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孤。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甚。矣。人。之。一。生。好。女。兒。無。幾。年。做。也。再。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稿。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觸。想。生。機。無。不。靈。妙。寶。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想。是。啼。哭。之。聲。可。恨。公。治。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身。世。之。感。深。矣。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喫。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子。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拿。著。火。煤。守。著。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妙。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很。很。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著。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

這婆子如此放肆
合叫林家的來攆
他出去

有所恃便硬天下
人大抵如此不獨
一藕官也

杏花神要錢明係
撒詎惜婆子等莫
之知頓使花神亦
蒙錢癖寶哥哥也
會造詎此等匪真
造得好

轉捩得疾吾心中
亦替他一快

藕官啼哭痛徹心
腑知其必非父母
兄弟寶玉有觀破
世情者

可知三人是向來
說得來的

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那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掩心中轉憂成喜也便硬著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兒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會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證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著要走何物阿婆如此可惡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向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我沖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著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意反拉著要走著實好看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裏寶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主意在此藕官因方纔護庇之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何如此鄭重秘密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曲折得妙說畢快快而去寶

越發瘦之下忽接
大好了意爲不貫
病自可知

情至矣真有難乎
爲情者

第一個先逃不得
襲姑娘

芳官乾娘何媽也
他媽之親女兒昔
燕也閣下回便知

寫芳官一種性情
又不是好纏的

此等言語寶哥所
不忍聞者婆子真
是老厭物

晴姑娘口吻亦太
鋒利究非長命種
子

此等怪情其被攙
也必矣

襲姑娘還是平心
之論寶二爺則偏
祖家賺了錢反作
踐人之無良何

嫌計幽揚味

安頓得好

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
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
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著要問芳官原委是關心事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
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著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
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
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著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殘剩東西麼他乾娘羞惱
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
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齷齪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
兩個噪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胡鬧瞧著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
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
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
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
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倒底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仁
人長者之言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閱歷人情之語
沒的討人罵去了更大方說著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
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噪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了說芳

當著二爺敢肆無忌憚如此晴雯亦因風轉舵

辭月之言整頓規矩亦通暢亦切實亦犀利其口才真能冠怡紅諸婢者賢人之柔鈍晴雯之剛莽均不及也

引墜兒作證卻好

真說得老婆子欲辨無詞

誰知攢之一字他日難免到自已身上

為芳官出力一寫如見其人○觀其服色粧飾何忍使其如此

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裏學藝你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就打得偏要嘴硬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鬧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道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著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噪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閒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啐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殺一殺兒纔好呢況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狠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拿拄杖打著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寶玉口中全是回護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攢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喫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著海棠紅的小棉襖底下綠紬灑花夾袴廠著袴腿一頭烏

晴姑娘動手替他收拾總爲芳官出力一寫

閒中點綴妙有文致

喫飯看錶爲下弄墜子句作注脚作

者借此瑣事以作文之波瀾

麝月帶來說者並不怪芳官深知寶

玉之憐惜芳官也

菩薩見輩腥必然饒誕直挂持齋奉

佛何獨不然

細膩熨貼之文

有打了碗而可吹者有不打了碗而

必不可吹者人苦不自知耳

湯代一吹即覺愆罪世有不知分量

討好者盡以前車爲鑒

天下卻有此等不自知分量之人

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鴛鴦小姐反弄成繡拷打完了紅

娘了。調謔語亦有致。這會子又不裝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絞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裝。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噪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撈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著拿過錶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卽擺杯筯等事。一時小丫頭兒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喫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呷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寶二爺已選中矣。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卽養燕之母。何媽也曾管梨香院事。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子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打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面兒來了。羞也莫羞。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

當時劉老老醉臥
片時真千載罕逢
之奇福矣一笑

伸手動嘴須照鏡
子警警戒飭提醒
多少昏曉

恨者恨自己氣者
氣別人如能自己
曉得自己便可以
不恨別人

較玉釧警蓮葉羹
又換一番光景

細膩貼貼之文

前者小紅蕙香諸
人大遭若輩之忌
而芳官竟與之有
緣何也樂官已死
前無明文至此點
出

讀此一節真是優

想頭雖然不得謂

其儂也可以謂天

下之寡情於朋友

問者並可以謂天

下之寡情於夫婦

問者

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真。真。太。不。自。量。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家。貨。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偷。用。鏡。子。照。照。便。不。進。去。矣。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著。看。襲。人。等。的。是。初。學。服。侍。之。人。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是。教。導。他。說。著。便。呷。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呷。了。半。碗。喫。了。幾。片。筍。又。喫。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喫。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裝。肚。子。疼。不。喫。飯。了。襲。人。道。既。不。喫。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喫。說。著。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誑。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顧。旨。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含。糊。得。妙。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兒。奇。絕。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寶。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麼。朋。友。呢。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著。那。麼。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藥。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

藕官藥官心絲愛
結死前倦倦知大
觀園乃情園也

眞正情緒方能爲
此語

寶玉眞可稱情天
粹主

以上自寶玉於清
明日遊園遇藕官
燒紙至此一段文
字特爲芳官作一
正傳藕官一事作
文之波瀾觀可也

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
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
提。就。是。有。情。分。了。說。得。圓。通。之。至。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話。獨。合。了。他。的。獸。性。
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著。芳。官。囑。咐。道。弗。要。造。次。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
得。你。告。訴。他。以。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
也。只。設。著。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
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以。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
著。一。時。喫。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應。此。回。首。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老太妃薨及後文周妃薨皆爲元妃薨逝引子。

藕官芳官蕊官三人是一氣偏分給寶玉釵黛亦是隱隱相照。

湘雲打出船去趣語可謂善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杖行去纔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卽借以隔開婆子手並打著門檻之用更爲

細密。

烏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癡默而文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
藕官焚紙火光滿面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藥官燒紙。是假鳳虛風。寶玉替金釧焚香。晴雯製誄。是真情實意。前後文遙相映照。

芳官與乾娘拌嘴。襯起下文噴鴛吐燕等事。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大某山民評曰

晴雯叫芳官吹湯。囑其輕著。勿吹上唾沫。豈知寶玉饒癆。每愛女兒唾沫。晴雯似殺風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柳葉
渚邊
嘆營
叱燕



絳軒名飛
芸裏將行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柳葉渚邊噴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以下從賈母回來後仍同王夫人等去伴靈作一過脈打點出門物件並跟隨人數第一層

賈母等出門第二層

此同去者男則賈珍賈璉女則賈母王夫人及賈蓉媳婦胡氏也

關鎖各處門戶第三層

各處門戶或開或閉筆筆敘清於下文許多情事各有照應不得作閒文觀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可知琥珀等皆跟去矣。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賈蓉媳婦。胡氏也。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衛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只一出門。寫得井井有條。一絲不漏。極得敘事之法。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以下挽入府中事。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記著日落時。便令關了儀門。不放入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裏院。

派令上夜打更第四層
以上收拾賈母等出門事

以下入鶯兒編籃燕兒遭打一段事
薛薇確又是一篇題目引出後文一段文字

好景
鶯兒真巧慧人昔見之於梅花絡今見之於柳葉籃
種女春枝相映成色

此時蕊官找藕官去矣

不必關鎖裏面鶯兒和玉釧兒二人看屋子也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好筆力總束一句。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簾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見院中土潤苔青好景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清景幽情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確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寶釵也因說釵兒配了許多我正欲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又生出一段妙文說著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著柳堤走來好地方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八字寫得出柳態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又是文章波瀾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裏頭纔是好頑呢。乖巧可愛說著且不去取確就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著他卻一行走一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是聰明女子作弄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著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承上寶釵等言之也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

此時薛姨媽與黛玉同住瀟湘館也其稱媽者即前文所云如寶釵之稱呼也

想藕官也不是安本分者

此等弄場京都大家皆然

使我見之亦那裏捨得去寫得小女子心想活現一驚一燕定須春色平分

從春燕口中將上回燒紙錢事一顧不知足三字寫出貪癩積習

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卻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裏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確此是正旨黛玉忙命紫鵲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喫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去等著豈不是好便隨手帶著藕官紫鵲聽見如此說便也說著這話倒是他這裏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布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趨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藕官畢竟是孩子氣一徑順著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確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裏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著蕊官藕官也到了何其快也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倒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夏婆子也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

然則何媽之吹湯
其將以魚目混珠
乎

便是女兒眼裏也
看不過何況他人
春燕是派在怡紅
院的讀者記著

藕芳二人在梨香
院認乾娘前無明
文此處乃補敘法

春燕雖小猶愛臉
面

春燕口中大有不
滿於意

別人折招使不得
我則不妨為情理
之論然天壤間貧
得無厭之人豈講
情理

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起來真不錯。好評語。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裏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著實寬綽了。如今搬進來。也算丟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著我媽和芳官又噪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裏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尙識廉恥。較乃母多矣。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躡。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招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子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招使不得。獨我使得。鶯姑娘亦不肯讓人者。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裏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裏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卻有情理可恃。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搭些他們也不

倚老賣老伎倆

推腰小燕兒聊說
頑話婆子即認妄
為真非黃金不識
人乃忠厚人也
心疼肝斷四字寫
得婆子可憐
想婆子此時真有
些耐不住了
愧者驚兒諸人在
前急者有屈無處
訴也
此亦排解人之口
頭言語並沒觸傷
老婆子處
驚兒大有涵養亦
在客中故爾寄人
籬下不得不然
你不去吹湯來管
我什麼事

好意思說的。恐今人不復講情理。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驚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姑媽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裏便不受用。看著驚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著實難熬。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看你就貪著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分瓣子不成。說得響。驚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驚兒偏要發癢。揚眉我攆他。也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願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是非只會多開口。那婆子本是愚劣之輩。不愚劣不成。其為婆子矣。兼之年邁昏耗。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世因不少。不特此婆子也。聽驚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著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喫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活寫出咬牙切齒形容。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驚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驚兒本是頑話。忽見姑媽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麼。那姑媽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這裏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放肆之極。驚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也耐不住了。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憤憤其聲。說著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何媽也說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裏做什麼。他姑媽

如聞其聲

到底罵那一個混小婦是誰

天下竟有此等自呈其醜之人

吹湯受辱之氣特借此一發洩

凡人必自知其分量如老貨者可謂不自知者矣

如見其肺肝然

真所謂又是這樣怕又是這樣霸

此等形景真令人拍掌叫絕

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裏排揎我呢？說得醜極。那一個來服你？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裏沒娘罷了。醜極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媽那裏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瞧。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著人遭踢我，我怎麼說人？鶯姑娘那裏還忍得住。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倡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著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言下有個芳官在，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并醋到女兒身上來。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裏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拿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鬢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何不將鏡子自己照照看，凡見了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夏婆子也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去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裏肯回來，真妙，急得他娘趕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向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腳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倒底編不成功，可惜，可惜，自回房去。結

折了花枝雷要劈
恐雷神忙殺

曰又打我可知春
燕之受打非一次
矣

點綴生情

苟不鬧此從來沒
有之事如何有此
一回好書

姑娘們肯討情還
是你的體面

何不難道不許我
管女兒不成

較芳官另是一種
寫法

大有忿忿不平之
意這嫂子又受辱
姑娘排揎矣

平姑娘將至還要
評理竟有如是人
蟻行蟻息於世輒
怪造化小兒爲多
事

驚見這裏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踢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搯花與各房送去。結婆子卻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言下有芳官事。在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著便又趕著打。老貨真真無王法。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妙不可言。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殺一殺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看看你的女兒。倒底上壘盤不上。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裏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來命小丫頭兒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兒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

倒底是老貨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走脫了姪倒也安

也要評個理三句何不再說

鬚姑娘都是心軟之言

辣倒底是晴姑娘話

我沒有上了幾年臺盤如何求得來

大關家運

如其不信請看下回幾件事

沒有見個姑娘管女孩兒大家管著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平姑娘夢夢至此是二奶奶屋裏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喫不了攬著走說著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攛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斗板子就是了西邊小角門也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泪流滿面何苦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裏頭服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裏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裏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鬪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裏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分咐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能快極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攛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裏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卽寫園中婆子與鴛燕噪鬧。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寇未興。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筆。孤負作者苦心。

薔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襲人見婆子央求。卽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且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心很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而自己卻遭攆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卽于此埋根。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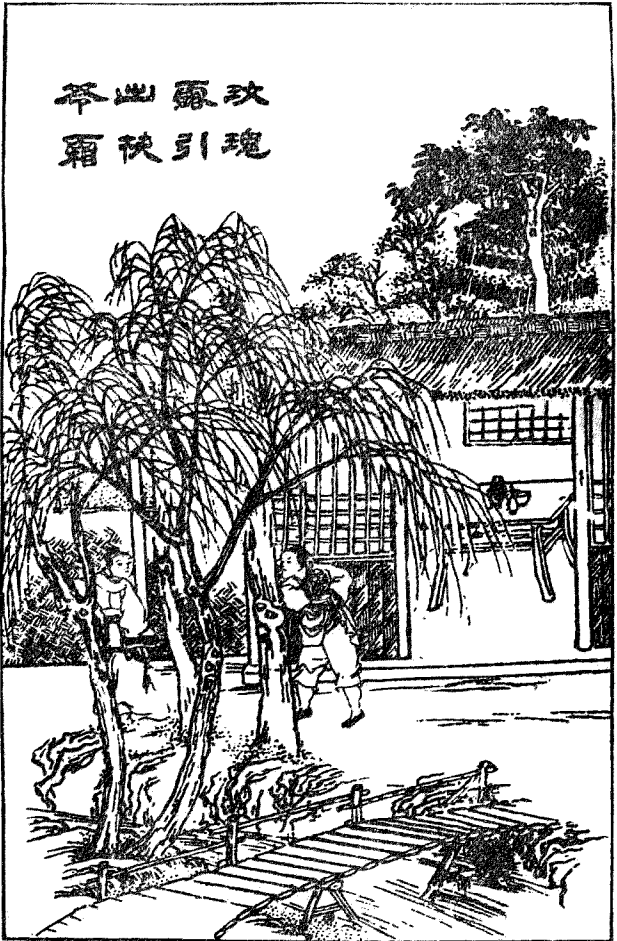
從鴛兒口中寫出寶釵平日不愛花豔光景。與前賈母到寶釵房中。嫌其太喜素淨。一同閒中點綴。爲後來寶釵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間事。

紫荊
粉替
右著
薇碩



秋露出
魂引袂霜



增評補圖石頭記六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叫春燕和媽向罵
兒說好話復囑不
可當寶姑娘說面
面周到如是獸者
傻者誰能之耶
寶哥體貼入細
真能處處到家
媽字作一句談

喫過苦頭即能依
順因知個強猶昔
者未易數觀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鬢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餽餽了都搶不到手妙語清新平兒去了不提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媽去到寶姑娘房裏給鴛兒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他媽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著寶姑娘說子細反叫鴛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著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此等話恐不足為憑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可好不好令其自思也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誑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當下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喫飯鴛兒自去

以上將燕鶯一段情事已結隨手度入蔷薇硝一案波瀾

寶玉點頭者因環琮二人在也妙在春燕知意正是可人

舉動如在目前使當時不表明是後來以茉莉粉換去彼環三又烏乎知之行文之細密乃爾鄭重之至自應收好也

芳官明知環兒可欺豈料緣此招禍亦所發無臬矣

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道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噴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蔷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器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在心不在物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事不湊巧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還可收留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確實玉並無與環琮可談之語使我見此二人亦復無言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蔷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又多事便彎腰向靴統內拿出一張紙來托著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物微人重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自是解人忙笑道且包上拿去因溺愛生出是非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著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

也是怪脾氣
動作處俱寫得入
情芳官獨不思與
寶玉扯著時耶

攔稍媚婢寫出環
三得意光景
宜有此言

使無趙姨娘在前
此事亦丟過去矣
趙姨娘目無尊長
呪誓不堪以至於
此真殺有餘辜者
那裏教導得好種
子出來

知趙姨娘恨於怡
紅院中人久矣
向兒子面前一力
挑唆豈是婦人所
爲
環兒與彩雲二人
到底還曉得進退

那裏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啣們好喫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得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一派嬌養性。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點醒二句使閱者記得。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確與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閒談。事偏湊巧。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確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確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確。這是茉莉粉。鄉老兒何事。不如人乃不肯受此名號。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確粉一樣。留著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媽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真是賢德。婦人教導得好。趁著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這是說誰。挺牀的。挺牀。這又說誰。噪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一味胡鬧。何苦何苦。也算是報報仇。我且問你要報什麼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看得輕鬆之至。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著抓住了。理不堪之至。罵那些浪倡婦們一頓。也是好的。滿腔怨氣。又指賈環道。吓一頓。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

趙老實立意生事
古語云惡婦破家
賈氏禍起或由斯
人
如此行爲誰實使
之然耶
怕你便怎麼著實
好笑之至
兒子親供娘又何
說
以子之矛刺子之
盾
二人到底還知進
退趙姨真自取其
辱者
又撞著一個好東
西真是乾柴逢烈
火
說得直頭忍不住
光景
即趙姨自命何獨
不然倘稍自知分
量謹守還不及矣
何苦挑唆

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會扭頭暴筋瞪
著眼攙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
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問你自己如何不生一個好些出來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
敢去到底能知進退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
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禮調唆我去鬧出事來如此說來想不止一件事矣我捱
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有其母必有其子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
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說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醜話我再怕
了這屋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
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
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夏婆子曉曉誰咋殊動人
聽與趙姨娘人以類聚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
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
這些小倡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
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
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說使
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裏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

得此一戀。遜而趙姨之計更迭矣。只怕後來大家掃臉。索性寫得十分暢足。

況有好幫手豈不得意。

想當日趙姨。娘不是錢買來的。

誰又高貴如你趙姨。娘者。

偏要扯兒子比寶玉。

芳官也真說得好。趙姨直自討其賤也。

不由他不哭鬧。

芳官也不願忌諱。你照照一句甚尖惡。

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我正要看着他掌起來。看有那一個怕他。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你倒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有限的好。把這兩件事。抓著理。札個筏子。我幫著你。作證兒。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著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卻去寶玉最好。芳官正與襲人等喫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疾入手指。著芳官罵道。小倡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倡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趙姨娘是第一等。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確我總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麪頭的。姨奶奶犯不著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尖利。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道。姨奶奶不要

晴雯已爲不平之鳴矣。百忙中將旁人心事兩邊夾寫一筆亦不可少。

學戲女孩乃興義舉。何以身列衣冠。遇著公事或憤或藏頭駁尾。或指東話西。反書出揚者多事。不禁廢書三嘆云。

將四人心想一寫。裏住二字形容得妙不可言。

旁人只得如此說。好像六賊戲癩陀。一般實在形容得出。

不知夏婆子如何。景像何不上來說一句。

寫得趙姨神氣活現。真妙筆妙文。

不答言妙。

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推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著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我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不成體統。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悄拉襲人道。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世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著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侮。你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願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大興風浪了。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疾入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裏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實不中用。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踢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是要著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

只此數言探姑
 可謂苦心孤志矣
 尤李二人不著一
 句褒貶但順述探
 姑娘之言甚合不
 知作者如何體會
 出來
 探姑娘之言無一
 字一句不識大體
 使趙姨能如此豈
 不誠賢婦人哉
 借周姨作鑒的是
 本地風光
 意中明知有挑唆
 之人三姑娘真善
 能料事
 真難乎其爲女者
 真是沒有算計之
 人
 此時夏婆子何不
 挺身自認真是可
 惡的東西

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這。裏。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道。請。姨。娘。到。廳。上。來。啗。們。商。量。趙。姨。娘。無。法。還。有。何。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殺。殺。性。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豈。白。給。人。家。做。弄。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豈。不。自。出。其。醜。只。得。回。房。去。了。沒。趣。這。裏。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道。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噪。一。噪。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獸。人。替。他。們。出。氣。說。出。病。根。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著。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撈。鉞。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下。處。說。了。半。天。嘖。嘖。嘖。嘖。的。

只怕不做那怕不
破是三姑娘不肯
造次處

小蟬兒名初點出
買糕引起後文芳
官一節事

如小蟬者服春箕
之役又是下一等
丫頭

翠墨亦多管閒事
人

寫得情景逼真

怕他什麼何不挺
身出來爲趙姨作
見證耶

自是以後須改過
還好

柳家媳婦亦是書
中要人蓋爲五兒
埋根

卻是冷調之詞小
蟬殆因夏婆子而
亦不滿於若輩耶

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此層不能不疑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鬢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很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著些兒說著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一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著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兒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偏是此等人要撇清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道你老人家去怎樣說呢小蟬也乖巧這話怎樣知道的可又去討不是了說給你老人家防著就是了那裏忙在一時兒正說著忽見芳官走來把著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嬌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放下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骯髒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裏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喫這個我這裏有纔買下給你

柳嫂。子與芳姑。娘何殷勤。乃爾其。僮來看佛面。耶抑有所求。於芳姑。娘耶。說來。真是小。女孩。稚氣。聲口。癡態。可掬。見機。而作。其山。梁之。雌。雉。乎。活。寫。出。小。女。孩。賭。氣。神。情。作。者。筆。下。真。是。無。乎。不。有。原。來。柳。嫂。子。之。殷。勤。於。芳。官。誠。有。所。求。也。

姐。姐。喫。的。柳。五。兒。也。他。沒。有。喫。還。收。在。那。裏。乾。乾。淨。淨。沒。動。的。說。著。便。拿。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著。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喫。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搯。頭。我。還。不。喫。呢。說。著。便。把。手。內。的。糕。搯。了。一。塊。擲。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蟻。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瞪。著。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了。天。天。見。了。就。淘。氣。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自。言。著。去。了。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喫。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喫。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卽。芳。官。之。前。稱。姊。姊。者。雖。是。廚。役。之。女。卻。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此。言。與。前。春。燕。向。婆。子。所。說。者。暗。合。故。如。今。要。送。到。那。裏。去。應。名。正。無。路。頭。後。來。到。底。是。應。名。而。已。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近。來。巴。結。主。人。而。得。討。好。者。以。此。四。字。爲。祕。訣。服。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

寫出柳娘子作頭亦不可少

故與芳官如此熟拓

以上敘明柳家託芳官所說之話

不日說了一陣而曰勸了一陣具見兒女情深不復顧及名理

順勢而下爲芳官忙乎抑爲五兒忙乎

此亦翻透常事不料以此取禍五兒真抱不白之冤矣

玫瑰露是本回正文不得不敘寫幾句妙在有波瀾便耐人領略

上文寶玉忙道此處母女忙說兩邊之忙其關心處雖異而實同

又是一回忙

又是

又是

又是

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尙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裏寶玉正爲趙姨娘噪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噪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文章關樞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喫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喫你都給他喫去罷好大器量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是非之根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喫茶歇腳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裏面有半瓶麝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鏟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正對薔薇硝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去逛逛這邊一帶也沒什麼不往前去柳家道我沒叫他往前去柳娘子不許女兒進去故意漏洩春光即西廂扯破紙條兒筆法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麼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此亦當時必說之言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自恃柳家的忙道阿呀呀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裏喫著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派氣柳家的道我這裏占著手呢五丫頭送送五兒

後牆畸角上卻是
此種光景寫得真
像

即就柳家言語中
觀之可知近日園
中下人等規矩大
壞管束太寬

又是一種忙法
有。你。這。樣。的。一。個
好。女。兒。還。怕。巴。結
不。上。去。麼

五兒之情亦急矣
少兩人便有七八
分可想

到底是芳姑娘相
時度勢之言並非
向五兒推卸

世之謀事性急者
往往不揆時勢向
網裏鑽去以致十
事有九不成芳官

此言可以為鑑莫
因其孩子話而忽
之
資緣進園自云性
急圖個開心吉士
恐春有女誘之特
恐輪流不著耳

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著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可知刻刻緊心。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裏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觀後文此句是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此句是賓。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裏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裏的事。沒尋著。何苦來往網裏鑽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開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卻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其有所羨慕於芳官耶。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裏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喫藥也省了家裏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卻是多喫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喫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五字摹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家貨廚內。五兒冷笑道。冷笑二字有不願意光景。依我說。不給他。也能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只此一語。可見五兒又聰明。又正經。他娘道。那裏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裏頭賺些東西。弗要弗小心。也是應當的。難道

四宗也好與二爺親近親近

你只管放心五字足抵千百句慰藉之言

是亦芳官受藥官薔薇硝之意也

可知大觀園中近日都為尋事噪鬧則平兒所云三四天工夫鬧出十餘件事者固非虛也

寶玉之不分確因聽了芳官生事柳

姨之分露因不聽五兒生事卻好兩

兩相對以見文章變換之法

何不小心乃爾

偏偏又是這一流人

家公現在掌庫又

手頭寬裕而難邀

苗條女齒盼錢槐

者懷錢也縱攪厚資直與孤雞腐鼠相去幾何

是作賊偷的。不成。噲知難道者竟道矣。其若之何。說著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踢著。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喫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原是好東西。剩的半盞。用紙蓋著。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錢槐又生是非來。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其生事又是趙姨一派。人作者何痛惡趙姨如此。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是平襲黨紫一流人。豈不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偏又是這種心想。也會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說媒而必再四便有九分不可。柳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偏又如此作難。雖未明言。卻也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因其執意也。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娶成配方了。此願偏偏如此。發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家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避錢槐也。他哥哥

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喫茶就走。倒難為姑媽記著。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裏面傳飯。再開了出來。瞧姪兒罷。柳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映帶薔薇硝

想柳家父母必向
五兒前再四探問
過故有執意不從
四字是文筆簡練
然則錢槐心目中
倒不肯割捨他
偏偏執意不從之
女推著定要弄成
是亦通行之禮
下等人偏講補養
將痰苔霜洗刷幾
句因亦是本回正
文
應買母出門後各
處門戶嚴緊一節
可知買母出門後
之事果非一端
帆勢而下又轉一

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好。說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喫一鍾最補人的。沒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白滾水也好。我們想著。正是外甥女兒。喫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兒送了家去。所謂禮無不答。他說鎖著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裏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裏去了。裏頭三次兩次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裏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你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敘兩三件。因與趙姨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有干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上房無干者。略而不敘。是文章翦裁法。

趙姨之愚惡。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放縱。若非探春鎮以正靜。幾至不可收拾。而趙姨之蓄恨。芳官等之禍胎。已不可解矣。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來。便難處分。隨手抹殺。省卻無數枝節。又

偏有翠墨告知小蟬。小蟬轉告夏婆一層。以爲積怨地步。用筆最細。寫芳官之無知特寵。真畫出小孩氣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給伊姪。則茯苓霜亦無由而得。茯苓霜。五兒若不送給芳官。則玫瑰瓶亦無由搜出。真是禍福互相倚伏。

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併作一氣看。纔事事俱有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差輕人多。則人浮於事矣。寶玉房中尙如此。合府可知矣。賈府之婢。與平襲鴛紫可列者。晴雯也。柳五兒酷肖晴雯。以此類之。非過。此回仍是癸丑年春時事。

投鼠
忌器
寶玉
購賍



甄別決平
冤獄兒平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聽柳家與小兒調笑語想見一個風流放誕之中年婦人何以知之因其女而知其母也此等處最宜留心細看半夜三更可以開門豈獨打酒買油已耶一切奸盜事皆從此生矣以見榮府防閑之疏

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著。又一門好親戚。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向老鴉去借糧。守著的沒有飛著的。倒有小廝笑道。阿呀呀。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就用不著我了。就是姊姊有了好地方。將五兒事一點。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著。你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縉二字。新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縉不成。知事須內縉。小猴兒示人。祕訣係惡其嘩。我雖在這裏聽差。裏頭卻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著。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槓子蓋揪下來。槓子蓋俗云。劉海頂也。還不開門。讓我進去麼。得意語。小廝且不推門。且拉著。笑道。好嬌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裏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鷲雞似的。

秘議未成風傳四
轍也古今大小同一

到底爲著什麼事
如此著急

蓮花兒書中初見
雞蛋雖貴倘使此

時寶玉房中來要
使廚中已無亦當

百計打算之今聽
柳嫂一派言語不

待問而知其爲看
不起司棋也

一湊便有二千個
猶云找不出來只

此一端可見寶府
食饌之侈如云有

此事無怪蓮花兒
之發話也如云廚

房中連雞蛋都無
連我也不信

真難乎其爲情
蓮花兒口舌亦頗

不肯讓人
先說一句好話

居深宅大院中多
有不知物力艱難

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嬪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如聞其聲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們調停分派所謂各有司主也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裏去了衆人都道纔往茶房裏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道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燉得嫩嫩的又從平地起風波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少的很十個錢一個還買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餸的叫他說了我一頓果然如此到底落不起使我爲蓮花兒也要發話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什麼好東西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惡罵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渾謔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來要還不肯做上去呢其意若曰何況你這丫頭們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有有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

者況其爲姑娘們

莫謂其言之過也
提配多少奢侈無
度之人

今日要這個明日
要那個想司棋姑
娘有些多事處

爲柳姨子設身處
地到底亦有所難
一喊字形容出刁
聲急氣來

偏有此等事入其
眼中那不借題一
曳

想見若輩之妬忌
恰紅院諸婢者非
一日矣故於此等
事留心記寫觸之

且激而出之實有
不能自捫其舌者
亦是實情之論也
怪不得他

想司棋日日向小
廚房中叨登過去
並不肯化一個半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一

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人生能以口味將就恐已大不容易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斤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卻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麵斤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難道蓮花兒是傳聞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裏偶然閒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別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要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著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

個的錢叫嫂子如
何應酬得住故提
起三姑娘和寶姑
娘前事向蓮花兒
傾倒而出之而又
以趙姨之尋事比
例此時柳姨子心
中實實有些耐不
住也
菜蔬各有分例而
時時以意外叨登
之畢竟柳姨子如
何酬應得起
此等人真要嚼舌
死的
司棋之不安本分
迎姑娘實釀成之
又是一個趙姨找
芳官光景
昔有夫人城娘子
軍並有了頭兵也
誰與對壘
竟有助之爲虐者
想亦是司棋一流
人猶夏婆子之唆
趙姨也
旁人解勸只得如
此

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叨登言叨得也。那不是錢買的你不好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拿著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明白體下能有幾人。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又忿反說太便宜了。我趙老貨真真無處不尋事是何可惡一至於此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往往如此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兒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餒狗大家賺不成。司棋何一橫至此。小丫頭兒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道。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姨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兒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嘮叨了一回。如畫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天下女子淫者未有不潑。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呷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

描摩得入情
就此看來司棋亦
不是安分的東西
一個女孩兒其不
顧臉面者如此他
可知矣

只全灘地下四字
極寫得司棋不堪
那人卻知世務人
口舌

五兒與芳官真個
是惺惺相惜
遮遮掩掩怯怯生
生別寫出一種幽
細境界

此間非唐突春燕
之心若或訝之
此刻之五兒尙是
怡紅院之門外漢
果關園門五兒將
奈何吾亦爲之耽
驚受恐
阿呀呀巡緝官來
了

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以報其玫瑰露也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小膽孤情躍然紙上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是非來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攪心一拳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貨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可巧者不巧也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

迎頭卽見仇人時
 運不濟其奈之何
 層層駁入使五兒
 無可措詞想此時
 五兒之心已如弔
 桶之七上八下矣
 說來似乎有理然
 細揆之詞已遁矣
 冤家狹路相逢大
 是不湊巧之時
 果不出春燕之所
 戒所謂事不湊巧
 往往如此
 想蓮花得意之極
 雞蛋之仇可報矣
 蓮花兒固以爲真
 賊現獲大快於心
 巡緝官只管拿賊
 不管發落
 觀納涼一句此回
 已入夏矣
 不錄審親供便欲
 置之以刑具真所
 謂官也糊塗吏也
 糊塗

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此數句可大可小。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此一層寶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鑽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此一層主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賊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著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又是一宗賊證，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點醒時，令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分付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鳳姐分付殊屬草草，只聽一面捏造之詞，如州縣官之審職。然把五兒打了四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火速之至，或賣或配人。其配錢槐可乎。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分付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回來。

五兒僅打四板尙是憐香惜玉之心
顯以嫩皮膚受粗
棍心實不甘幸案
卽平反祗人煩悶
不能不訴然而洗
得清時已吃許多
苦矣五兒眞自取
之也
此平兒半疑不信
之詞
已發看管矣速速
尋人取保
軟禁二字最所難
受經年弱女其更
何堪勸的怨的奚
落的七嘴八舌寫
得情景逼真
知我者其惟芳官
乎
又不能似衙門可
用小費眞令人喚
奈何也
想柳嫂子招怨之
人亦復不少

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
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青天太爺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
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事去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
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
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
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
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
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
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無奉承人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除哭之外更無別法誰知和他母
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
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
好處乘機人無所不至往往如此平兒一一的都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問
他可果眞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
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
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他
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嚼們陷害了殺是多情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

四面網羅吾爲五
兒十分著急

既已受賄還肯訪
問平兒天良未泯
越教人知重

已有一綫生路

寶哥哥真可謂之
生菩薩矣

賊告失盜者甚多
乃謂奇異閩圖雖
能畢竟非長目飛
耳

如五兒者當以風
月供養之而不料
竟受霜露之災
不是不準情實是
不賣法

想平兒亦恐受誚
於糊塗官兒乎

晴姑娘開口便辣
斷此等處平姑娘
爲難矣

於律上亦是如此
二爺肯如此還有
何說

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替人討情又爲之設法。寶玉真一片婆心。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賊證的。自放了誰去找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霜。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得哭悄悄問著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攪攪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裏砲先噪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證。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真正好人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騷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象。不知好歹了。卻並不是小孩子作爲。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家裏頭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是極是極說著。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這裏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到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

平姑娘真能面面想到

必如此一辨則我之分量不爲人所看輕而人之臉面亦不爲我丟也真公私兩全之法

發端得妙近之即在目前

做賊之人聽者

做賊之人聽者並不是我沒本事問不出來

此話或是真情

彩雲猶有氣骨勝其主多矣何弗倒上以爲下

不知寶玉不承認彩雲斷不肯承認非彩雲之真有肝膽彼吃異者惡乎知之然彩雲猶可教也

力擔當以戒其後

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自然是玉釧兒先要曉得。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然則真偷者思之也。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在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也曉得賴不過去。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我說了怕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噪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概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咤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果然是個正經賊。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乾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

寶玉於姑娘們真是一個熱心人。並非十分做腔亦是彩雲之良心發現處到底不差。以後彩雲再不小心只怕有些對不住。平姑娘亦能賣法一面已將早堂聽審牌挂出。秦顯家的暫時醫事亦得片刻風光視彼沈淪沒世者稍勝一籌。言語中帶推薦之意從此司棋不至無雞蛋吃矣。噫字作一句讀。皆君子欺方之語。卽前所云櫃子裏零碎東西也。芻圖得妙並其舅舅之罪亦勾銷一筆中矣。

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今之能吏者大抵如此。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較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裏沒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了。林之孝家的竟可擅自派人。可知其素有頭臉的。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我亦不大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恐不能乾淨爽利也。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原來司棋姓秦。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們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見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嘔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瞧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入正題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丫鬢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

曰芳官一流人妙在不指定芳官一人真善於措辭老胥吏修改堂供大概如斯

炭簍子誰不顧戴以此指寶玉譬夫緘不申臉穴

依法起來直頭要如此一辦

認真執法如此亦不爲過

平兒之勸二奶奶

句句從火熱上潑

水從沸湯底抽薪

有不待細味其過

其盛氣當釋之過

半矣此平兒之所

以名平也
自寶釵遣鴛兒至
滿湘館取香薇確
鬧出婆子打春燕
一件事來旋又因
蕊官送確與芳官
鬧出遺囑打芳官
事來旋又因芳官
送玫瑰露鬧出
苓霜一件事來大

也是常事前日那兩日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挑攪事情二奶奶真能斷事如神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戴上難道你是不喜的麼什麼事他不應承卻是知己啣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防微杜漸當家人原該如此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無風不起浪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註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應在第五十五回開卷處說鳳姐操勞以致小月數語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共言平和不愧爲平兒一夕話說得鳳姐倒笑了說道隨你們罷沒的嘔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觀園可謂多事矣。作者連類寫之。以表其家運之就衰耳。故合爲一大段。下回寫秦顯家的。寫彩雲之於環。三亦是此段之餘波。然所以警人者不少。

假薔薇硝。趙姨娘干動真氣。真玫瑰露。賈寶玉甘冒假賊。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趙姨兩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兒賠芳官一宵眼淚。

指鹿爲馬。芳官調換粉硝。以李化桃。寶玉認偷霜露。司棋若不因雞蛋噪鬧。叫小丫

頭亂翻亂摸。則玫瑰露瓶。蓮花兒何由看見。敍司棋噪鬧一層。是此回之根綫。

司棋逞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以見迎春素日不知約束下人。

柳五兒事。若李執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多有干礙。非平兒不可。但平兒

何能作主。故借鳳姐已睡。分付發落。五兒纔得跪訴冤枉。平兒始訪問襲人。寶玉方

肯代認。層層脫卸。不露痕跡。

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玉釧

彩雲。隱隱躍躍。說出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襲人。說出干礙三姑娘。彩

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細密。

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爲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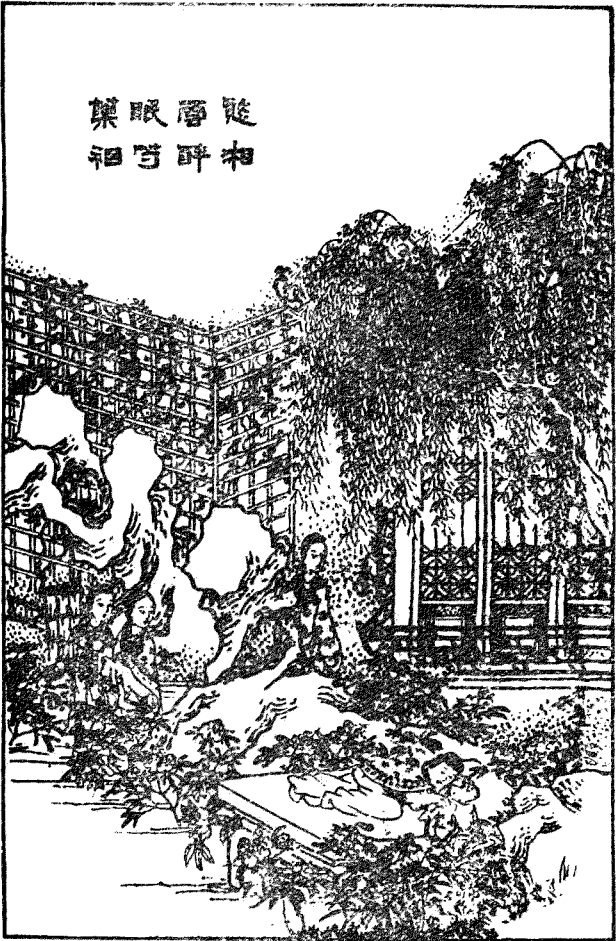
此方無缺漏。

大某山民評曰

諺有踏沈船。打落水狗之說。未會分清皂白。趁勢蹂躪。作者目中看不過。心裏忍不住。爰借柳五兒暢言之。

連上一回。其形容柳嫂子勢利處。真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總之無錢無勢。日日想
吃白食者。不能討此等人好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時事。

和相
醉吟
層層
眼眼
葉葉



欽香菱
情解
石榴裙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愁湘雲醉眠芍藥榻 默香菱情解石榴裙

一部全書興衰之
故從平兒口中隱
隱一逗

誰知自今以往府
中之變故日多矣
是亦人力所能挽
者乎

只一亂字寫得匆
遽高興之至小人
得志往往如此豈
但為管廚者繪其
全神

方尋人炭米虧空
而己之送禮者
妙在即是炭米作
者真刻毒

安知其送林家之
炭米不捺到柳家
虧空數中所謂入
他人之罪以做自
己之功也

話說平兒出來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打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即時撤委，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叩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容易等了這個空兒，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不知林之孝家的受其多少賄矣。正亂接收家貨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缺著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一件要事，悄悄的備了一簣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難道不怕虧空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將來可以多支預支，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多是一家人了，寫得十分滿足。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當得效勞正亂著，一頓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青天一個霹靂，柳嫂子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果然興頭了半天，送人之物白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真所謂偷雞

登時掩旗息鼓反
要賠補虧空凡極
意鑽謀者靜心觀
之可有裨益亦當
世得失之林也奚
必經史

雜道還不罷不成

環三爺疑心彩雲

是一時乖巧然雖

乖巧而適見其呆

環哥兒真是一個

蠢才彩姑娘錯認

了人矣

一派臭板談

過人不淑吾爲之

慨其歎矣

他孤負二句寫得

趙姨娘如水滸傳

王婆一般直不成

話交作者何痛惡

之甚而爲此遭踢
也

不著反餽一把米。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睛。無計挽回。只得罷了。雲煙過眼。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噪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搭著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道。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著彩雲面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我。我更要這個也沒趣兒。獸公子習氣。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呪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還想什麼。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孤負了你的。我的心。我橫豎看得真。亦不是姨奶奶對了頭之言。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棄在河內。順水沈的沈。漂的漂。自己卻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可恨不與林妹妹同日。王夫人不在家。提醒綱目。也不會像往年熱鬧。可知往年已成往夢。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想見鐵檻寺。饅頭庵等處。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可知寶玉之做生日。非第一次也。一雙鞋

以上結園中鬧事一段

以下接寫寶玉生日文字

安知同生日者不獨寶琴一人也

如許年紀還要寄名符

使林姑夫在必定別有盛禮

原不在尋常禮物

李貴等四個人者是王和榮錢啓張若錦等也

記薛姨媽來住瀟湘館未知何日回家

敘寶玉生日禮節

先天地次祖宗次父母次長輩姨媽寫得循循有序

以後寫諸眷屬爲寶玉拜壽

同生日者偏爲岫烟寶琴亦不如意事常八九也

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荷包。裏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兒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去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俱不在家也。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叩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甚沒要緊事。敘來偏偏詳細。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牀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咕呱。一羣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象兒並奶子抱著巧姐兒。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氈子。笑著進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麪來。我們喫。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請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喫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卽一互拜寫得花
顯錦簇

敘四人同日生日
用筆錯綜可以悟
翦裁之法

從言語中點醒許
多人生日錯落有
致

查寶釵生日在正
月二十一日老太
生日是八月初三
今云娘兒兩個或
是姨太太之誤然
姨媽生日點明三
十六回之末時在
六七月間此處當
有誤

黛玉爲羣卉之冠
襲人姓花皆應於
二月十二日其中
不是嗒家人句中

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裏禁當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叩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又生波折。寶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著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岫烟道：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趕著補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丫頭答應著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正是花朝。林姑娘怎麼沒人。只是嗒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襲人姑娘怕也不是嗒家的人。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揷一個平兒的生

有個探春。謂倒是有兩個同日。用倒你兩個。同日。用倒字。疑爲兩家人。卻同爲不是。嗜家人。不如。此如何。有這般鬧熱。

平姑娘不過一丫頭。耳今遇生日。上頭人湊趣者如此。下人湊趣者如此。知矣。作者以特筆寫之。
倘今日是司棋姑娘生日。柳家的當何如。
此時在廳上者。翠墨小螺翠縷入畫。篆兒巧姐彩鸞繡。鳳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平兒襲。

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噪鬧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罷了。今日他又偏噪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做個生日。我心裏纔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分付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做生日呢。丫頭笑著去了。半日回來道。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做生日給他些怎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咱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秦顯家的那裏去了。只在咱們裏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分付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中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裏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說著便向平兒叩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卓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

人晴雯麝月李執
寶釵黛玉薛姨媽
其見於所記者共
二十一不知迎
春紋綺菱鴛等如
何不來或是書文
夾絃寶琴一邊生
日亦不可少

歸入正文

將前二回事一應
文筆得週顧不必
言矣

並見寶釵處留
心之至

可知平兒所云十
餘件事者非擬議
之詞

自前二十一人以
外又添香菱侍書
芳蕊藕五人

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酌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付薛蝌家裏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裏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攔誰是好。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卻有此理。不然豈不共攬入混水河中。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裏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裏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著平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園中諸女。誰好誰歹。明眼人當自知之。說著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

點明芍藥欄爲後
文醉臥張本

自前二十一入外
又添尤氏一人
平姑娘很體面

八字已寫得華麗

卸去薛姨媽最好

坐向寫得不倫不
類有趣
又添鴛鴦一人
又添迎春一人

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裏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裏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好園名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請人都在那裏。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了。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裏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鬢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踢踢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裏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裏。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理事廳上。算薛姨媽暫權理事之印。眼看著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付好生給姨太太。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裏。小丫頭兒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而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

又添紫鵝鴛兒司

棋三人

自前二十七人之
外又陸續補敘七
人共計連寶玉三
十五人其在席諸
人或點出或不點
出又是文筆錯綜
之法

令祖宗三字新

實在豪爽閨閣中
另是一流

桌上便是紫鵝鴛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蓋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安頓薛姨媽一邊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咱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著香菱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著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一個說著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史湘雲笑著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得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活是湘姑娘性情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喝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著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

點染生姿

一時猜拳只聽腕
上鐺子響此響祇
在榮禧堂裏人間
那得幾回聞

絕世聰明

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話。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著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我，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著。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樂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裏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著，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著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罍字。探春知他覆著用了雞棲於罍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猜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鐺子響，是色界天宮是極樂福地。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喫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喫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支折腳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

行今處有明寫有
暗寫是文章結構
法

北音鴨字讀平聲
與丫字同音
隨波生瀾巧不傷
雅
鑿兒真利口
竊盜官司隨機打
趣而忘却檢點驚
玉口尖不及寶釵
心細

賓。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道：「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子，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與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諷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喫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喫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喫，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著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有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亦有口才，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註誤著打竊盜官司。衆人無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裏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覷了黛玉一眼。黛玉

引此等詩句卻非佳戲

活畫出香姑娘愁日吻來

六朝佳句

引出後一段妙文此種老僕婦卻也難得主人不在原該如此庶幾不負所託不得謂其多管事也三姑娘亦對答得大方

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著。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卻。射。著。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會。有。敲。斷。玉。釵。紅。燭。冷。一。生。結。果。豈。不。射。著。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卻。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道。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猜。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總。束。幾。句。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極。樂。世。界。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卻。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子。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得。著。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鬟。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酒。乃。色。之。媒。其。或。以。此。作。引。子。乎。李。紈。尤。氏。都。也。

林之孝家的可知
爲衆人所素重者

姑娘們怯於飲食
從林媽口中寫出
林媽說一句姑娘
們順一句可見林
媽素日之望

此婢可稱傳香使
湘雲一種嬌憨之
態至此已全身畢
現細細讀之令人
如置身妙鬢矣
絕妙一幅周昉仕
女圖
真好看看則愛之
不暇並無暇於笑
矣

香影迷離之境
慢啓四字傳出初
醒之神

笑道你們歇著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鬢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著去或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著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俱爲林之孝家的出力一寫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嚼們不認真吃酒就是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身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著了天仙境界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聲張說著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板凳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真好看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著此峰此蝶亦占盡一生豔福矣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仙乎仙乎其湘雲乎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自言自語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仙乎仙乎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要睡出病來的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

即在石凳上整理
殘妝好景可畫
醒酒石爲世上難
得之物既已藏著
何弗令焦大一銜
免卻家醜外揚
至此方逃出華胥
境界

筆筆有畫意

又是一起什麼公
案何近日事之多
也

畫得頓上添毫真
虎頭妙手

此是上兩回鬧事
之餘波

彩兒者情春之婢
彩屏也

書中多少事故都
爲嘴不好鬧出來
的此等人不得
攪一個以做榜樣
要省許多事故也
探姑娘步步留心
黛玉久於探春冷
眼看矣

知是醉了真寫得出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弱不勝便睡著了心中反覺自愧何必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著鏡奩衆人等著他便在石凳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著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銜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往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碁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便朝上跪下叩頭探春因一塊碁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著兒兩眼只瞧著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碁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道這是四姑娘屋裏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著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在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必去回了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著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顧到正文這裏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接上唧唧噥噥

將上兩三回書總應數句

林姑娘固亦警留心買府事耶

舊本評云四人者襲人與紫鵝也

寶哥偏要將四個

人黏攔說叫妹妹

如何對答只得推

開哥哥另尋寶姐

去矣

你兩個親去密來

他者不必指其名

而知其爲你之德

也

說得圓妙襲人於此亦頗費經營

二句來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了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

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著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

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搯一根草也不能了又獨了幾件事單拿著我和鳳姐姐做筏子最

是心裏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噤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

常開了替他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

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噤們四個人的兩個人不短自然即四個人不短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

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著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裏面

可式放著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裏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喫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

他又走了你他二字稱謂奇絕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著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

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茶鍾便說那位喫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

道我倒不喫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著先拿起來喫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

襲人笑道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喫茶這半鍾儘設了難爲你

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裏

寶玉於芳官想亦不薄於情

丫頭戲謔似覺側

著耳而聽者然傳

述者必無增損所

以有後襲晴云云

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牀上寶玉推他道這快別睡覺噤們外頭頑去一會

子好喫飯芳官道你們喫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語帶酸寶玉拉了

呢我亦念及之矣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裏幾個人鬪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

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牀上寶玉推他道這快別睡覺噤們外頭頑去一會

子好喫飯芳官道你們喫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語帶酸寶玉拉了

呢我亦念及之矣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裏幾個人鬪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

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牀上寶玉推他道這快別睡覺噤們外頭頑去一會

子好喫飯芳官道你們喫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語帶酸寶玉拉了

又爲芳官出力一
寫撒嬌撒癡毫無
禁忌想芳官亦知
二爺之愛我深矣
作者故意細細寫
來與前司棋要雞
蛋對看可知柳嫂
子與怡紅院中人
格外巴結者一半
爲其女兒進身地
步也

寫出嬌態
只一吃飯亦寫得
如此婉約與前吃
茶一節俱是閒中
點染妙文

他起來笑道。嗒們晚上家裏再喫。伏後回文字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喫飯何如。芳官道。稱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裏也不好。我也不慣喫那個麪條子。起早也沒好。生喫剛纔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莫是要雞蛋否。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糯米飯送來。我這裏喫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喫酒不許叫人管著我。我要儘力喫。穀了纔罷。我先在家裏。喫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撈什麼。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趁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著。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著。揭。開。看。時。裏。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臙。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瓢。饅。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筍。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喫。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喫。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喫。了。寶。玉。聞。著。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喫。了。一。個。饅。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湯。泡。一。喫。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喫。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喫。了。罷。若。不。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喫。了。我。再。喫。了。這。個。儘。穀。了。不。用。再。喫。了。說。著。便。站。在。桌。旁。一。頓。喫。了。又。留。下。兩。個。饅。酥。道。這。個。留。著。給。我。媽。喫。晚。上。要。喫。酒。給。我。兩。個。喫。酒。就。是。了。又。是。一。個。好。酒。量。寶。玉。笑。道。你。也。愛。喫。酒。等。著。嗒。們。晚。上。痛。飲。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又。是。兩。個。好。酒。量。也。要。喫。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齋。還。有。

然則芳官之於寶
二爺亦可謂有緣
者矣

想久在春燕目中

所以隨手帶出五
兒來可謂語逢其

會

芳官打邊鼓

如此看來春燕芳
官已在第二等丫

頭列矣

花南柳北鶯燕交
飛

晴雯又比襲人刻
露一層

襲姑娘果有手段
壓倒眾人縱使中

懷錯忌外面亦然
輪服

聽他言語也是個
打不破的醋罐子
豈箭已在弦不得
不發乎

一件事想著。囑付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
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
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原得如此。一辦豈
不領直。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服侍洗手倒茶。自己
收了傢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等衆姊
妹。芳官在後拿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做什麼。襲
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著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
我說你是貓兒食。語帶雙敲。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
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
一聲兒。此回吃醋奇趣。跟過跟過。何曾預定約下。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可
是沒有的事。到底還是襲姑娘明白些。晴雯道。既這麼著。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只怕
後來大家都不出一個走字。讓芳官一個人就殼使了。醋氣直沖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
你卻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晴姑娘太自謙
了。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搬
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你就懶得橫鍼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你道
不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願給他做。

一向積著胸中至
此已罄倒無餘

說得來娓娓可聽
荳官亦是可人
翠縷論陰陽同一
在情理不情理之
間

寫出女孩子打架
真活潑潑地可觀

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倒底說話呢。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著。啐了一口。大家說著。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圍著坐在花草堆中。鬪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裏的枇杷葉。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道。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妙解。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著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裏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忙伏身。連將他壓住。回頭笑著。央告蕊官等來。幫著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道。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旁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溼了。引出後半回妙文。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

一哄而散爲引出
寶玉地步

並蒂者偏是菱花
什麼夫妻三句若
接若不接細思之
乃爲粲然

寶哥哥真會體貼
人情那不使姊妹
們都愛

無一面不替他想
到

極意躑躅引出後
文來

無事忙者計及小
衣膝袴於此而不
致吾情烏乎致吾
情

好哥哥難得難得
何敢如此

出氣也都笑著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妙景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鬪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謔。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踢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裏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著手裏真個拈著一枝並蒂菱花。與香菱巧合名色佳。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阿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裏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身。寶玉跌足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踢這麼一件也不直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的先弄壞了。豈不孤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踢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撞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著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是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袴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千卿甚事。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菱笑著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有什麼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

替他設想真能面
面周到

別孤負了七個字
足值千金以香姑
娘嬌喉嚨嚥入於
耳者有不魂靈兒
飛去乎

不意外緣撞著
意中想

卻寫出三層來

寫得旖旎之至

描出一個默公子
來是前書葬花之
餘波
是何唐突忍俊不
禁矣

樣不是。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孤負了你的心。二爺感激不盡。等著他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極得意事。自該喜歡。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難道虞美人不許配霸王乎。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可人久在意外中。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一層。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散漫的二層。況與香菱相好。三層。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裏。等呢。已等了半晌矣。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也不由襲人不說。香菱紅了臉。笑道。多謝姐姐。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黑心。說著。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情態可想。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骯髒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得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感激深矣。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可謂生同衾死同穴。香菱拉他的手。笑道。

妙在語盡意不盡
絕妙神情
爲甚說不出口來
可想

今日得蒙香姑娘
青眼可謂大僥倖
事
想薛大哥多疑也
是環三一流人物

這又叫做什麼。其情可想。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此句妙極。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干卿甚事。寶玉笑著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殺著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裏卻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傳神。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更傳神。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卽轉身走了。寶玉笑道。我可不瘋了。往虎口裏探頭兒去呢。說著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一部書中慶壽不少。寶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鋪敘。便是印板文字。今夾敘平兒寶琴岫烟同日誕生。文法既變。換不板。又省卻另敘三人生辰。寶琴岫烟平兒生日是實補。大姐冥壽。王夫人賈璉襲人是虛補。筆法不同。寫寶釵鎖門細心的是當家人舉動。又虛補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寶玉不管事。寶釵有涵養。一筆寫出幾層深意。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兒壽禮。尤見周到。寶釵既鎖角門。薛姨媽不能回家。但許多幼少與老人同坐。實多不便。廳上獨坐。安頓極妙。如此衆人方好猜拳行令。毫無拘束。

令女先兒到廳上相陪薛姨媽亦見周到。

黛玉湘雲所說酒令俱是兩人小照莫作閒文看過寶釵寶玉對點射覆俱以名互戲有心有緣意在言外又借香菱口中補出命名典故玲瓏細密。

插敘林之孝家查看一層周匝無遺。

湘雲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襯。

插敘攢逐媳婦一層是描寫弈碁神情及探春作事得體且以見惜春素日亦不知管束婢媼。

黛玉獨和寶玉在花下密語只寫不知說些什麼藏筆最爲蘊藉。

襲人送茶兩鍾黛玉偏先走開若襲人單送黛玉豈不得罪寶釵乃說那位先吃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齒然必要再添一鍾文章便呆笨隨以寶釵漱口只剩半鍾黛玉不多吃茶半鍾已足兩鍾之茶三人同飲而寶玉獨吃一鍾釵黛合吃一鍾雙關在有意無意間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說給桂花油恐打竊盜官司是暗刺彩雲襲人說補雀裘是明諷晴雯。

芍藥裯引出石榴裙觀音柳羅漢松君子竹美人蕉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並蒂菱。

荳官駁夫妻蕙口齒甚利。

衆人都散。寶玉獨攜並蒂菱而來。可稱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爭夫妻蕙而溼。因遇並蒂菱而解。妙有意味。

寶玉埋夫妻蕙並蒂菱。及看平兒鴛鴦梳粧等事。是描寫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寶玉紅了臉。欲說不說。只囑裙子的事。別告訴薛蟠。臉又一紅。情深意厚。言外畢露。

此回有變換。有補綴。有明寫。有暗寫。有伏線。有映照。文法最爲靈細。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一生日。而先敘道士和尚尼姑所送之禮。則寶玉之結局可知。此作者之微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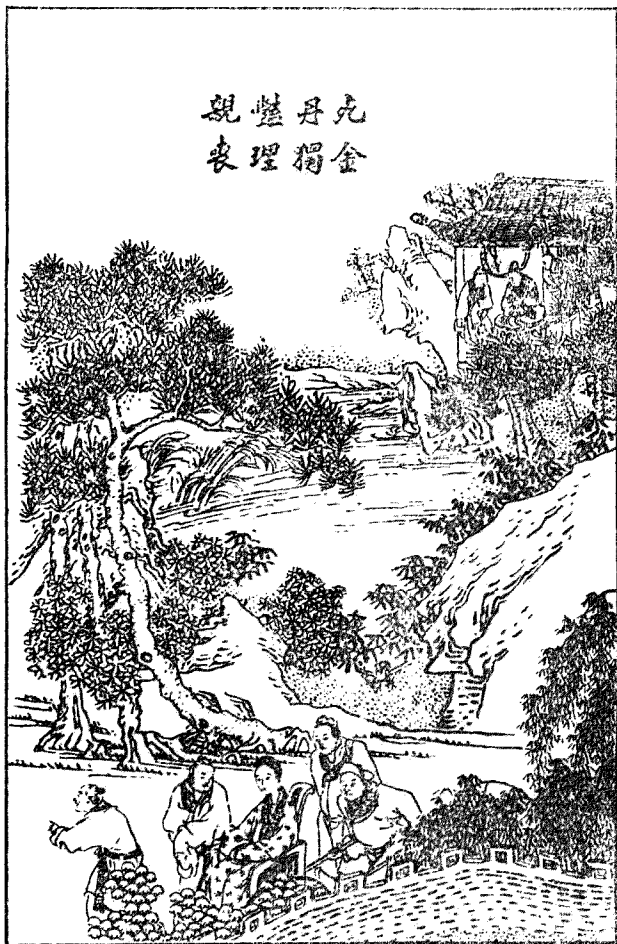
香菱換裙時。有人在側。伴教寶玉背過臉去。及襲人既走。卽來拉手。以後臉紅脈脈。至半晌。方云裙子的事。其嫋婉之痕。西江不能濯也。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時事。

壽怡紅羣
芳開夜宴



先丹
金獨
慳理
親喪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此等宴會非有福人不能享
豈有不領情之理
關了院門罷五字
常緩聲出之方得
神
襲人於寶玉居然
稱之曰你
關門而慮人疑惑
虛心假作小心惜
其圭角已露
五兒又病好事多
磨短姻緣亦莫非
前定豈可勉強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擡了一壘。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就我看來。都是好本事。說著。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不知疑惑什麼。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著。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卻也關心。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們喜歡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裏來得。只等好了罷。抑何緣之慳。耶。豈遲早亦有定數耶。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何獨

是誰那接得不測

此等老僕婦真靠得住

挑腳漢子俱能早起不過極言其起遲之爲下流耳
林之孝家的能使無人不畏而且敬其平日之品行可知

林家的能處處循理作事那不令人敬畏
老成人之言畢竟句句有根據的

於襲人而斤斤也。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春燕於芳官可謂朋比矣。寶玉道：我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晴雯悄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咱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分付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道：那裏有這麼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道：還沒睡麼。如今日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雅諷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不知道我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說：該泡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著，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裏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

此乃二人爲寶玉
揜飾之詞

畢竟是金玉良言
莫謂林黛玉饒舌
也

菓子做四五次搬
運者應上文四十
碟之多也

好客氣

俗套最爲生厭而
豈堪藉口於禮不
可廢禮豈爲我輩
設哉井蛙難與語
東海

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道。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著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不謙遜之人聽著。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屋裏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槍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隄防著。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其實也是說著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嚼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著。大家果然擡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頓在外面火盆上。燉酒。寶玉道。天氣熱。嚼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嘔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髻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著大紅棉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袴。散著袴腳。繫著一條汗巾。靠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粧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猜拳。當時芳官滿口噪熱。只。

先寫主人衣飾

次寫芳官衣飾卻是一雙玉琢人兒令人可愛

特寫芳官格外渲染

每人手裏吃一口纔是團圓酒幸虧寶玉量洪若我則醉倒矣

寫得包括

得此數君一來必定鬧熱可知

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段子鬪的水田小夾襖束著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袴也散著袴腳頭上齊額編著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道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亦可謂並蒂芙蓉此等女子千古少有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猜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喫一口罷了於是襲人爲先自然要爭先端在脣上喫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喫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審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裏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嗜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嗜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嗜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嗜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嗜們三姑娘也喫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房裏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

香姑娘亦不可少
其邀此三人同來
者所以關其口也
不期林姑娘卻當
面一挑

客人所掣之籤每
句各有深意預爲
他日之兆

芳官自是解人那
不令寶哥見愛

活拉他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卻也歡喜。因想不請李執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執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捋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著。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因笑向寶釵李執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執笑道。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著。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籤筒來。裏面粧著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裏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著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著一枝牡丹。題著豔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卻爲寶姑娘寫照。又注著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道。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著大家共賀了一杯。爲後來配寶玉預兆當賀寶釵吃過。便笑道。芳官唱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

此邯鄲夢度世曲也。恐仙園一鱗繼其後矣。

其機如此。動乎不自知矣。

其詞若有懣焉。實乃深喜之。

好個預兆

點染生情

宛然爲稻香老農
寫照
文有變化便不板

花時翠鳳毛翎紮帚攸間踏天門掃落花纔罷寶玉卻只管拿著那籤口內還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著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拿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探姑娘亦有羞澀之時乎真是初見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確切不移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須添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那裏肯飲卻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著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著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竹籬茅舍自甘心恰切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著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逼真是湘雲神氣大家看時一面畫著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沈酣四字那面詩道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

天下此等湊巧真是難得
湘姑娘自是解人

尋常代酒傾酒之便
事以妙筆寫之便
覺異樣精采

各飲三杯送春六
字直注到此書結
局

又映上文並蒂菱

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我亦不禁軒渠。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回顧有衆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旣云香夢沈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陀彌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瞧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卽便端起來。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茶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開到茶蘼花事了。寓意自深。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縐眉忙將籤藏了。說。咱們且吃酒。說著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連理枝。頭花正開。真所謂無巧不成書。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花。題著風露清愁四字。四字切那面。一句舊詩道。是莫怨東風當自嗟。香爲鬢兒一嘆。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牡丹陪飲妙不可言。衆人笑道。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卻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著舊詩道。是桃紅又見一年春。居然成讖。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

牡丹陪飲明明寶
釵爲主矣又云人
家不得貴婿全部
主腦故爲重巽以
申

豈不知晴姑姪之
後身乎
含蓄下文

無心之言已伏後
事

翦斷得妙若定要
個個擊遍反成印
板文字矣

到底有經緯

可謂盡歡極樂矣
眞人生不多得境
界
寫得與會淋漓

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
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
因向探春笑道命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吃了得毋惹東風乎我們好吃探春笑道這
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執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衆人
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
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以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錶來瞧
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撐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哩衆人道
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著衆人李執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
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
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
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
兒曲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此二語是下人通病酒缸已罄衆人
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
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嬌稚可愛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
圖不得早睡了也醉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嗜們且胡亂歇一歇自己便枕
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著了浪情嬌態無不入妙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

奇花四出玉韻橫
流黑甜八字渾油
得妙

臥榻既容軒睡醒
云未曾以墨抹面
然有形之墨未抹
而無形之墨難洗
試喚芳官攬心頭
明鏡照之
可謂痛飲

興盡反無餘味彼
昏暗疑迷者其以
此語爲大智慧燈
諸婦女之嬌喉脆
舌必能按歌按部
於事後追述雖不
能親聆軟麗而餘
音嫋嫋恍若繞梁
三匝

借箸告平兒一邊
再將夜間情事總
述幾句自今以往
此境不再得矣

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
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牀上瞧了一
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
又推芳官起來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神態宛然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
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情景可想忙笑的下地來
說我怎麼吃得不知道了是夢初醒抑是醉初醒日不知道其信然耶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著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
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
罷了咱們也算會吃酒的那一壘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
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此二句包括全書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
忘了我記得也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
沒唱過不知可是今日之九連環四季相思等曲否衆人聽了俱紅了臉便將如何用兩手握著笑個
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遠東短一個也使
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裏做什麼來襲人便
說告訴不得你昨夜裏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衆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
頑我亦云然一壘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吃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

他就是他。你管他是誰。他之所云。他者。即你稱。二爺。之。他。也。○。平。姑。娘。二。語。是。從。我。不。痴。痴。誰。敢。痴。痴。二。語。翻。出。來。

打門請客絕無僅有。作者每到無轉。身處必生出一個轉身來。

承蒙惠問理應合十跪迎。吾不知妙姑靜處深處如何曉得。

卻費躊躇

欲找黛玉卻遇岫烟真能隨水成紋

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呀！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著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他字妙必自來請你的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詰得妙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趕著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兒笑道：「吓不害臊的丫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裏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臺底下壓著一張紙，又起一波，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是怎麼了？誰又有不是了？寶玉指道：「硯臺下是什麼？一定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啓硯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著檻外人新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妙姑久闕了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這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裏，誰知一頓酒吃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著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裏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偏不找別人。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

然則妙姑胸中非無墨者

因妙姑而重岫烟益因岫烟而重妙姑矣

無一句不是的評極力爲他辨釋細細打量岫烟之意何居從何處看出便見他怪不得連用三不字妙不可言可於言外得

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裏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裏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裏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評得的從來沒見拜帖上寫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著成個什麼理數恰切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只怕意不在此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讀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爲畸人他若帖子

對鏡勸出
可云會心不違

自六十二回結前
園中鬧事接寫寶
玉四人生日敘芍
藥欄石欄裙及翠
芳夜宴而以平兒
答席作餘波為一
大段復插入芳官
吃飯妙玉送帖諸
瑣事
以下只從平兒答
席卸入敬老癩天
事隨帶起尤家妹
妹來住寧府事
芍藥傳花又是一
種韻事
寶玉真是到處打
混剛答生日酒而
報敬老之死信大
為不祥喚不醒癡
人

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阿吓了一跳。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先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今日已成盞觴。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釵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裏。只憑了鬢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開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使甄家一邊不寂寞。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個去打鞦韆。頑耍當心失足。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殯天了。奇峯陡奇衆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誰知其中丹毒者已深。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賈敬濫然長逝為學仙者下一段語。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

這又何苦難道是道士等謀害死的以見賈府作事之橫

活畫出愚婦人舉止

其為服丹火毒無疑真寫得出

其人已死還說是秘製丹砂其愚真牢不可破

既說工夫未到服不得則服之必死無疑矣下輒云昇仙去了明寫出衆道士誣詞

大老爺是仙去的不是死的何必用做道場

親支派不在只得用著遠族子弟原來是繼母怪不得尙有兩個小妹

子

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老爺來家審問。是女人見識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證。大夫們見人已死。無從診脈。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四字斷定。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好修煉者聽著。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脣燒得紫絳皴裂。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喫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愚妄一至於此。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裏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粧裏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一層李紈又照顧姊妹。二層寶玉不識事體。三層只得將外頭事務。暫託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尤氏於此真少一個臂膀。賈璉賈琮賈璠賈瑤。賈璉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同住著。纔放心。大書特書。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

未必放心大孽事
從此埋根

曰字作一句讀

敬老可謂死受恩
榮矣

尤氏此等處饒有
計算

孝服在身而笑容
滿面何也

寫得情景逼真

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於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準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璠、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璠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璠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搬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一篇文章要領。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奶奶來了，喜的笑容滿面。史筆賈珍忙說了幾聲安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可謂急於奔喪矣。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多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人，似爲珍哥

前一層忙爲後一層忙因忙及忙也後一層忙是真忙然真忙之中非祖母與姨娘又分兩層嘻嘻的三字寫得不堪益信珍之於二姐早首尾以此罵蓉哥兒自是傲長輩正言不得謂尤二姐非也看到下文拿鬚斗薄相畢露矣人必自腐也然後蟲生其信然乎祖父之骨未寒兒孫之孽已作寫得二姐與蓉兒兩邊都到十分不堪

嘴砂仁渣吐了滿臉此吃燒刀人坐

脂粉掃地矣

兒原諒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意在兩個姨娘也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格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著此層就是乘便處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自是正禮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道作者之筆嚴於斧鉞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該死的是何言與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著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攙頭就打不是姨娘舉止嚇得賈蓉抱著頭滾到懷裏告饒更不是外甥舉止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寫得好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三姐正色賈蓉忙笑著跪在炕上求饒求三姐饒也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不成體統那二姐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傳神賈蓉用舌頭都撬著吃了著實看不過衆丫頭看不過都笑道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裏沒有奶奶了借衆丫頭提醒數句的是名正之言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攙著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著那丫頭親嘴淫蕩之至說我的心肝你說得太不堪嚼們饒他們兩個是何言與丫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噪嚷到那府裏背地嚼舌說嚼們這邊混帳此

蓉哥抱了頭親嘴
 須知不是平日習慣
 勾當不是今日對
 兩姨娘突然為此
 惡態也觀下文了
 頭說知道亦不知道
 一番前語為此假
 撒清語耳為假
 知道者說未何意
 在遮飾但未知何
 者為頌何者為正
 經即正經事亦何
 莫非由頑而起也
 可是掩耳盜鈴故
 智觀蓉兒此等言語
 其欲不一敗塗地
 也中不可得矣往
 府中點逗後往於
 閒中寫得非他小
 旁家所不能過乃
 說家已看不過兒
 三姐不特於蓉兒
 也矣不特於蓉兒
 一派浮詞
 其意何居
 開口便輕薄
 給你爺做媽不成
 嬉罵也而竟為吐

話已非一日矣。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殼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嗜。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此。件。書。中。所。無。鳳。嬌。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沈。了。臉。早。下。炕。進。裏。間。屋。裏。叫。醒。尤。老。娘。這。裏。賈。蓉。見。他。老。娘。醒。了。老。娘。真。夢。夢。者。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為。你。兩。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叩。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著。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真。是。該。死。的。禽。獸。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豈。敢。賈。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準。了。一。個。可。巧。就。是。本。家。連。叔。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著。打。道。周。身。倡。女。派。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裏。這。麼。不。清。不。渾。的。說。著。人。來。回。話。道。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實非口饒者多誕
一味嚼舌
寫得二姐亦極不
堪成何女子舉動
借三姐收殺得妙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同。變換不板。

敍林家查夜一層。生日間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周密。

寶釵探春李紈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並蒂花。湘雲之睡海棠。更與上回並蒂菱芍藥。相照得妙。

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於是時引出。寧府不祥種種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五十七回爲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回爲一段。敍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爲一段。寫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回六十三上半回爲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生日放膽宴會。

大某山民評曰

象牙籤上所有之字。各藏意義。預爲他日之兆。

佩鳳偕鸞二妹。豈忘引玉。其罷鞦韆。卽行愬愬判袂。特以衆香窟裏。悉屬柳腰檀臉。斷難撓越。又宅隔東西。弗克常聚。不如以免記掛。綽於無情處。見其多情。

聞祖父之死。不聞其哭。聞姨娘家來家。笑容滿面。蓉兒之居心可知矣。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間事。

幽游
女悲
題五
美吟



浪蕩子
情遣九
龍珮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此初四日大約是五月八個字包括一切其喪儀之鬧熱從旁人寫出邢德全也又是一個好東西可為居喪人作冰鑑隨手將寶玉鳳姐二人一點以上寫買敬喪事並尤氏姊妹住寧府作一段以下接寫寶玉自寧府還怡紅院及過黛玉處讀五美吟作一小段以疏文氣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塊。寢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禮法所拘。故寢苦居喪。幸喜乘間與小姨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裏。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勉強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旁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回家只欲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著打盹的。已入夏天。光景點醒時。令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

極尋常景象而以
妙筆寫之便精采
奕奕

天下卻有此等湊
巧之事
爭驚鬪燕旖旎可
觀

可知寶哥在家諸
人方不寂寞
逼真暗姑娘口聲

襲人頑戲之心自
然比來姑娘差一
些兒

總寫襲人之爭寵
取憐愈惡其跟玉
函也

然則晴雯對寶玉
之言襲人已聞之
矣

滿懷便撞個滿懷亦復何妨一見寶玉方含笑站著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嘻啾啾的亂響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裏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我我便答曰寶玉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要會拘神遣將的符呪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早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裏抓子兒贏瓜子兒呢閨中雅戲描寫逼真卻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點明上文滿地亂響之由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虧你想得周到因不見襲人關心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裏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裏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牀上手中拿著一根灰色縑子正在那裏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要趕著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著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裏靜坐一坐養一

襲人處處留心寶玉之事不可謂其無心然聽其言語之下蓋一半在老太太身上起見也其居心可想不待明言

襲人此等處其實狡猾作者若痛惡之故於其自己言語中略一點出

襲人打結子巴結老太太看見是有擒賊先擒王手段

願上正文
又是一波

寶哥見雪雁拿著菱藕窰探討其原故逐層猜測如此擔憂不媿爲情種

又是何爲者令人思之不得
卸去兩個老婆子

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有意思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何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裏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裏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著一年遇著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裏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著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爲你想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著了倒是大事說著芳官早託了一杯涼水內新浸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嬌生嬌養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卻也好看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分付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著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著菱藕瓜果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問得不差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果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

就雪雁言語量之
林姑娘必爲其亡
過父母作私祭可
以無疑矣

將時令一點忽忽
又自春及秋矣
此稿十有九分著
寶玉居然引禮記
文

體貼林妹妹處真
可謂無微不至虧
作者如何結撰出
來

子答應著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著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著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搬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著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薰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裏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分付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爲瓜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卽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勸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件件想到，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姐正倚著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分付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

寶哥哥也會世故人情

喚字作一句讀

從鳳姐口中寫出府中近日常故不特照應前文

看來近日之事有記之不勝記者

八字又作工整語

是哀感之餘

問得無根之至

雖已哭過未必面上尚有淚痕此是寶玉故探之語

使我二字縮住得妙不敢唐突

亦斷不好當面說出之理

作者爲寶玉設身處地真能摹想入微

歛息再者那裏人多你那裏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裏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唉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幫著辦理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勉強撐著罷了是何事耶而不可使姑爺聞者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吾亦云然寶玉道姐姐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那裏能發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裏殘烟奠餘玉醴紫鵲正看著人往裏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裏歪著病體慳慳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爲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黛玉揜飾之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裏覺得以下的话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其實不可造次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卻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多心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

情之動人一至於此連他二人自己也不知怎麼樣

寶哥哥慣要搜視臺下的紙難道又是妙玉請客帖子姊姊已聞之矣看面風

若果如此哥哥還肯聽話

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一時情癡見面便多傷感卻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嘔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嘔妹妹來一面搭趣著起來閒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卻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會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歎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瞧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攔在那裏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道我多早晚給人看去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不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裏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

正論

反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閒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嚼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鯨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

五首詩亦只平平無奇

命題卻佳

寶釵此論卻能得詩中三昧者

前寫賈母等出門此寫賈母等還家俱詳敘幾筆前後照應成一章法以上寫寶玉事作一過脈而以賈母等還府作結以下仍接入寧府喪事一邊敘述之妙直從史漢得來使俗手爲之必無如此簡切

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裏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己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路跋涉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裏面哭聲震天文筆一絲不走卻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裏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外面規矩甚好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撲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

仍將寶鳳二人一點

交代送殯數句寧府喪事一層已結以下方入尤氏姊妹正傳

單刀直入璉兒又討苦矣

三姐尚有骨氣寫此一句即撇過三姐緊從二姐寫入

然則珍哥之於二姐非一日矣此固於蓉哥初見時說父親想你一句中已透消息也

極寫出有隙可乘璉哥兒於此等處頗肯用細磨工夫

璉在旁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點明題眼。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觀者記清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挽轉尤氏姊妹。遂開後一段文字。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凡奸盜之事都由乘機而起。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爲三姐洗清並非近墨者黑。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死期至矣。獨不聞其有閻王老婆耶。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總敘幾句。將四面心想層層寫透。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鬢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裏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其伺機非一

勾搭二字中有許多言語不堪設想者

只此一項已費如許之多想買家聲勢尙赫

已暗形端蹊矣

外面好看內裏空從珍哥口中一逗

未必是實話蓋買府家人之飽私囊者吾見之多也

不料珍哥也到此窮極地步

又短二百兩

交與老嫗可以乘便見小嫗矣

難爲你問嫗嫗的好

日矣。遂託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錢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真執袴子弟口氣。俞祿道：昨日已會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裏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分付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裏借了給他罷。辦銀而委下人，其光景可知。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裏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裏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帶俞祿也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此層輕問你兩個姨娘好。此層重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奪差使的來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乘機而入，可知其歹心已久。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

賈二舍專爲親身
去毅然借銀子敢
憚勤勞

珍哥恐聽哥同去
致多眼目故云一
並交蓉兒去取也

說得實在好聽

只管勞動小弟何
敢辭也

畢竟叫兒子同去
安知非所以防閑

之

作滿讚語以探之

後來與兒等說新
奶奶比舊奶奶纒

緻之言非無據也

難道不怕你老子
吃醋

聽兒已熱血糊心
蓉兒偏又著實一

句

敢自好三字頓得
妙

埋根

得了一項銀子還沒
有使呢莫若給他添
上豈不省事做銀子
弗著賈珍道如此甚
好你就分付了蓉兒
一並令他取去故作
一擲賈璉忙道這必
得我親身取去這必
得我親眼望他再

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到大哥那邊查查姨媽們有無生事再給親家太太請請安多謝你不敢當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我心裏倒不安自家人何必客氣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說得好聽

賈珍又分付賈蓉道你跟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

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著賈璉

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想也是乘

機而問因誇說如何縹緲如何做人好做人肯施捨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

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嫂子好鳳姐也據我看那裏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什麼話賈蓉揣

知其意賊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如何亦乘機而入賈璉笑

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賊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

你嫂子不依一層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二層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

三層賈蓉道這都無妨頓得妙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

原來是拖幼聘不知老娘之前夫姓什麼

敘述二姐早已受聘來歷爲後文張本

一派倚勢之言

你老娘雖願意你父親不知如何也

活畫出賈公子神情

層層算計到無一事遺漏

蓉哥兒說得天花亂墜層層佈置面面周到那得不令昏頭人著扛

只怕不能到一年半載就鬧出事來了

誰知老翁之罵倒不必捱

本是利令智昏話頭今改一慾字利慾固無二也

通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配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說得來如此容易只怕未必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嬌子那裏卻難賈璉聽到這裏心花都開了那裏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真會形容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化幾個錢這倒無妨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好叔叔好姪兒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家貨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付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裏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裏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裏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捱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說得如此輕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說盡世人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只想得一邊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安之處皆置之度外了鳳姐卻就此作訟事地步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即昏智二字注腳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特書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聚麀之說信矣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

大書特書已籠罩後文全局

蓉兒之意必須揭出不然伊圖什麼

外甥與姨姪有情賈府事尙可言哉

蓉哥兒真是禽獸想頭

賈蓉故意讓一步為後來起見是他寶乖處

虛心人語非防老太太防二奶奶也

少胡說三字妙不可言不知作者如何揣摩出來荷欲換一句終無妙於此三字者

原可不必避忌此等處不能告其防閑之疏

只有二字卻稱遂躉兒之心所謂乘著好機也

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裏思想及此。昏智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好姪兒，真是好孩子，你果然能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許得好願心，卻不要只要鬼混說著。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卸去自己。」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知道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承你教導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

好孩子。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裏等你，真是一對好叔姪。」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裏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留心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卻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適逢其會是天緣湊合也。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常禮。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須知二姐坐炕之西邊也。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裏去了？怎麼不見？」此亦尋常必問之言。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又卸去了。髮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瞟字妙。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著一條拴著荷包的絹子擺弄，淫想便搭趣。」

既云只有又云卻不見者是從蓮兒心目中揣摩出來此等妙處未許粗心人領略

就此時觀之雖屬彼此心照尙是風馬牛不相及

不理可也而加以含笑二字二姐胡爲者

看他舉止便活畫出一個淫婦氣派

亦不是姑姪家對爺們聲口其爲人可知矣

所怕者被人看見耳其心固已許也

予向謂女子有外行者必是聰明絕頂人若板鈍粗魯輩決做不出茲於尤二姐乃益信

寫出兩個都是憤家

頗覺著急

著往腰裏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涎臉二姐道：「檳榔倒有，就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什麼東西纔給人吃呢？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竟要造次了。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擲了過來。成何形景？賈璉接在手裏，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拿在口中吃了。偏要揀他吃剩的，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鬢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鬢回頭時，仍擲了過去。可作聘物。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著吃茶，巧於賣弄。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關得捷。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著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偏要緩一層。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裏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敍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裏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裏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不敢當。瞧瞧二位妹妹，多謝親家太太臉面倒好。承襲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裏受委屈，多承照應。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裏的話。在家裏也是住著，在這裏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裏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裏姑

寫得筆筆空靈有
疑作者之筆端有
鬼

都是一派無聊應
酬語

就我想來總是家
裏住著好

其幫助也爲老娘
乎抑非爲老娘乎

只怕委屈了令愛
姑娘

偏要寫得大方知
禮

你還有何事怎麼
不去

蓉哥兒趁此機會
催著姨叔叔起身

下文見教老娘無
一句說起可知此

言是蓉兒撒謊之
將前見時戲謔之

言一應

趁勢而入蓉兒真
善於拉皮條矣
便畫也畫不出真
正妙文

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裏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分付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誰要你來。給尤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剛纔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裏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分付我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歪嘴。活畫二姐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八字寫出三姐一副尷尬面孔。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分付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卸去璉兒。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裏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

用三姐答不冷落一邊

舉止逼真

敘述處一筆不漏非他小說所能

總寫蓉兒一筆作者蓋深惡之

說出三四層道理恰動人聽

想了想三字寫出珍哥心中亦有許多計較在

尤氏尙知情勢

有此兩層既勸之不從尤氏亦落得聽他鬧去

媒人習氣

一個心兒流到東流到西故比之以水云點明與姊夫不妥

賈蓉做媒老娘答應二姐依允俱能層層寫到的是才子之文

子之文

總不過爲的是子嗣艱難起見。好大題目。況且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避疑也。賈珍想了想。已算到自己身上。笑道。其實倒也能了。正合其意。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要著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準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遍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讐了尤氏。尤氏卻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此勸斷不可少。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點眼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一層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二層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三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四層賈璉那邊如何娶。五層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六層往後二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七層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也。不由二姑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周濟。一層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二層而且粧蠢。不用自己置買。三層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四層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一層在先已和姐夫不妥。二層又帶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三層今日賈璉有情。四層況且姐夫將他聘嫁。五層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姊夫主婚外甥說合。從此真入火坑。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

好惹名作者之寓意也

忽然想起一個鮑

二來忽然想起一

個多姑娘鮑二

來卻卻爲娶尤二

姨作陪真是費心

巧撰之文

連二一生淫孽其

見於明文者多姑

娘一也鮑二家的

二也尤二姐三也

連類而及真是自

然

必宜敘明

逼他無奈不敢只

得等字以見退婚

非出於情願也故

有後文許多情事

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

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一打首飾。二給二姐兒置買粧奩。三及新房中應用牀帳等

物。四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簡筆已於寧榮街後二里就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

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鬢。只是府裏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

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

弔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回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

姑娘有一手兒。多姑娘有一手原不媿爲多也。一笑後來多渾蟲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

手裏從容了。便嫁了鮑二。虧他牽扯出來。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璉兒鮑二外合

觀者不乏既稱多姑娘則無乎不多矣。此時多搬出外頭著住。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

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裏頭巧宗兒如何不來

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糧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

相好。所以強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

週。那裏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

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不敢不依。只得

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裏賈璉等見諸事已妥

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是日不知犯惡星否。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扇反對文字。襲人獨留心扇。繼與晴雯等迥異。寶釵獨說貞靜爲主。亦與黛玉等不同的。是賢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其餘四首。未見新奇。

私娶尤二姐。說合籌畫。俱是賈蓉主見。真是禍首罪魁。寫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補聚塵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隱隱伏筆。

大某山民評曰

撩雲撥雨慣家。首推賈蓉。其眉頭眼下。悉露油光。

賈璉進房後。與尤二姐進房後。其種種狎暱情狀。非過來人不能道也。此回已入癸丑年之秋。

